

抱朴子内外篇

一





抱朴子内外篇

二





抱朴子内外篇  
三





抱朴子内外篇  
四





抱朴子内外篇

五





抱朴子内外篇  
六





抱朴子内外篇  
七





抱朴子内外篇  
八





抱朴子内外篇  
九





14948

212  
1

抱朴子内外篇

一

葛洪撰

中華書局



14949

212  
1

抱朴子内外篇

二

葛洪撰

中華書局



14950

812

抱朴子内外篇

三

葛洪撰

中華書局



14951 212

抱朴子内外篇

四

葛洪撰

中華書局



14952

抱朴子内外篇

五

葛

洪

撰

中華書局



14953

212  
1

抱朴子内外篇

六

葛

洪

撰

中華書局



14954

212

1

抱朴子内外篇

七

葛

洪

撰

中華書局



14955

212  
1

抱朴子内外篇

八

葛洪撰

中華書局



14956

21

抱朴子内外篇

九

葛

洪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抱朴子內外篇 九冊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抱朴子內外篇

此據平津館叢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道家宗旨清淨沖虛而已其弊或流爲權謀或流爲放誕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元素吐納導引禁呪符籙之術也秦漢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即依託黃帝亦非道家之說漢書藝文志以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子政固誦習鴻寶篤信神仙者而典校祕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相殺也東漢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張陵之子衡使人爲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習神仙之附會道家實昉於此抱朴子內篇古之神仙家言也雖自以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

KWT-19



種絕無道家諸子且謂老子泛論較略莊子文子關尹喜之徒祖述黃老永無至言去神仙千億里尋其旨趣與道家判然不同又後世學仙者奉魏伯陽爲正宗是書偶及伯陽內篇之名並無一語稱述惟神仙傳中言參同契假爻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是稚川之學匪特與道家異併與後世神仙家無幾微之合余嘗謂漢之仙術元與黃老分途魏晉之世元言日盛經術多歧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溷於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實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石符呪爲旁門黃白元素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



谷神不死羽化登真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理  
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  
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溷矣然則葛氏之書墨守  
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  
孫伯淵漕司篤好古義兼綜九流以明刻抱朴子及  
天一閣鈔本錯亂脫誤手自校讎復屬余與顧澗蘋  
各以家藏諸本參證他書覆校數過伯淵敘錄篇目  
將以刊行余因舉神仙與道家者流古今分合之故  
論次爲序覽者或有考焉嘉慶十七年七月甲戌桐  
城方維甸撰

按明刻抱朴子於內篇之後附入別旨一篇專論

吐納導引與內篇本意不合辭義亦甚淺近不似  
晉人手筆考之稚川自敘本無此書隋唐諸志皆  
不著錄惟宋史藝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別旨二卷  
注云不知作者亦不謂爲稚川所著也晚出之書  
元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餘言不盈一卷併非  
宋元舊本故削去之不復附於篇末云維甸又跋



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

諸子多有宋元以來及近人校正刊本唯抱朴子僅明盧舜治本行世五柳居陶大使曾假之於予增刊入漢魏叢書其所譌脫亦未暇校訂也道藏本較完善但見者頗尠予所藏又有天一閣鈔本內篇太半部及盧學士文弼手校明刻本顧茂才廣圻有葉林宗家鈔本及明嘉靖時潘藩刊本大略皆與藏本相同爰合以校訂釐其錯簡改其誤字而此書始可省讀考稚川自序暨隋唐史志俱分內外篇一屬道家一屬儒家而盧本兼刻改并卷第輒總題之爲抱朴子遂致諸家書目牽連入錄不能分晰亦可病也今

所校正欲使別行以復舊觀嘉慶壬申繼觀察昌司  
漕江安駐節石城與方制府維甸時相過從觀察敦  
素好古兼通道釋二典思搜羅放佚嘉惠後學如宋  
代刊板官庫及明人書帕之例適予及方制府顧茂  
才校定是書因先以內篇付梓人今年觀察擢臬關  
中印本就正庶其始終商榷焉江寧道藏在朝天宮  
仍借來覆審一過書中多依之有依別本校改者則  
注明藏本作某其更定錯簡及尋按詞義旁據他書  
勘正各條亦一一注明以誌後人第十七卷登涉篇  
諸符各本縮寫多失形似今全從道藏影摹俾傳其  
真云癸酉歲十月陽湖孫星衍撰



抱朴子內篇目錄

暢元卷第一

論仙卷第二

對俗卷第三

金丹卷第四

至理卷第五

微旨卷第六

塞難卷第七

釋滯卷第八

道意卷第九

明本卷第十

仙藥卷第十一

辨問卷第十二

極言卷第十三

勤求卷第十四

雜應卷第十五

黃白卷第十六

登涉卷第十七

地真卷第十八

遐覽卷第十九

祛惑卷第二十

右目錄依道藏本定按抱朴子內篇敘云別爲此一



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  
自敘云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內篇  
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  
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隋書經  
籍志內篇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道藏雖并收外篇  
原未合爲一部觀其內篇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  
別言一種間隔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  
出而不知其爲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  
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  
誤舊唐書經籍志及各家書目俱爲二十卷隋志二  
十一卷音一卷者或加序目及音爲二十二卷也音

久不傳道藏序在第一卷前故不復列數云或疑別  
言旣自爲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敘考道藏所收又有  
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真人較證術一卷抱朴子神  
仙金匱經三卷葛稚川金匱靈論俱不見於自敘  
然則別言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嘉慶十六  
年十月五松居士孫星衍敘錄



抱朴子外篇目錄

卷之一

嘉遯

卷之二

逸民

卷之三

勗學

卷之四

崇教

卷之五

君道

卷之六

臣節

卷之七

良規

卷之八

時難

卷之九

官理

卷之十

務正

卷之十一 貴賢

卷之十二 任能

卷之十三 欽士

卷之十四 用刑

卷之十五 審舉

卷之十六 交際

卷之十七 備闕

卷之十八 擢才

卷之十九 任命

卷之二十 名實

卷之二十一 清鑒

|       |    |
|-------|----|
| 卷之三十二 | 行品 |
| 卷之二十三 | 弭訟 |
| 卷之二十四 | 酒誠 |
| 卷之二十五 | 疾謬 |
| 卷之二十六 | 譏惑 |
| 卷之二十七 | 刺驕 |
| 卷之二十八 | 百里 |
| 卷之二十九 | 接疏 |
| 卷之三十  | 鈞世 |
| 卷之三十一 | 省煩 |
| 卷之三十二 | 尚博 |



卷之三十三 漢過

卷之三十四 吳失

卷之三十五 守埴

卷之三十六 安貧

卷之三十七 仁明

卷之三十八 博喻

卷之三十九 廣譬

卷之四十 辭義

卷之四十一 循本

卷之四十二 應嘲

卷之四十三 喻蔽

卷之四十四 百家

卷之四十五 文行

卷之四十六 正郭

卷之四十七 彈禰

卷之四十八 詰鮑

卷之四十九 知止

窮達

重言

卷之五十 自敘

抱朴子外篇 目錄



抱朴子內篇序

疲六

洪體乏超逸

晉書作進趣

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

則能凌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

晉書無此字欲

戢勁翮於鷦鷯

晉書作鷗

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

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

晉書作以

至駑之

蹇足以

晉書無此字

自卜者審不能者止

晉書有又字

豈敢力

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

之陋醜

晉書作鷗陋

求媒揚

晉書作陽

之美談推沙磧之賤質

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

晉書無此字

焦僥之步而企及夸

父之縱近才所以躡閭

藏本作閭

也以

晉書無此字

要離

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

原注或作勢

秦人所以斷筋

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

晉書作圮

之域

藜藿有八珍之甘而

晉書無此字

蓬華有藻梲之樂也故

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

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

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

晉書作宏

博洽

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

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

晉書作足

諮問

晉書無此字

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

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悵憤之徒省之

可以思過半矣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

所先舉

原注先舉一本作先覺者晉書作先覺者

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

桎梏皆死

此晉書無四字

莫信神仙之事謂為妖妄之說見

余此書

此晉書無事至

不特大笑之

晉書作不但

又將

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

此下舊衍世字今校刪

余所著子書之

數而別為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

次第也

晉書故不至第也作故子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

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蓋史家刪改之耳

雖不足以藏

晉書以藏作藏諸

名山石

室

此晉書無二字

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

晉書止此無其下三十一字

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

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

藏本作葛洪稚川謹序後人所增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暢元



抱朴子曰元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  
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緜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  
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  
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淠一本作飄而星流或滉漾於  
淵澄或雰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  
淪大幽而下沈淩辰極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剛湛  
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  
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  
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治億類徊旋四七匠成  
草昧轡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沖默舒闡粲尉原注一作  
鬱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

榮奪之不瘁故元之所在其樂不窮元之所去器弊  
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豔采或  
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  
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元道可與爲永不  
知元道者刻本有難與爲存四字非雖顧眄爲生殺藏本作殺生之神  
器屑吻爲興亡之關鍵椅榭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綠  
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閒房金觴華  
以交馳清絃嘈囀以齊唱鄭舞紛綵以蜚螭哀簫鳴  
以凌霞羽蓋浮於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葩  
藏本作薦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  
擊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焜一本作燿出駟朱輪之華

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燕

藏本

作

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彼

藏本

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元道者得之

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元道之要

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

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

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

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倘佯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

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蜒踐躡

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

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

按分當作介

之伍養



浩然之氣於蓬華之中縊縷帶索不以買龍章之暉  
暉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  
岫不受他山之攻沈鱗甲於元淵以違鑽灼之災動  
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  
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爲塵氛怡一本作收顏豐柯之下  
而朱戶變爲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菽  
一本作栗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  
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  
真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  
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刻本如清  
二如字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委尸祝之塵釋大  
作而

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  
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

藏本無庸夫之憂樂藐然此二字

庸夫之憂樂藐然

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  
至精不以利害汚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  
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鏃不足以劫之焉  
謗譟何足以威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  
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探  
巢泳吕梁以求魚旦爲稱孤之客夕爲狐鳥之餘棟  
撓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  
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而韜藻梳

按梳當作悅

奮其六羽於五城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

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鴟之  
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遼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荅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藏本作識而所嘗藏本無此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酈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

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  
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  
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  
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  
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  
祉使紫青重紆元牡龍時華轍易步趨歲本  
作趨鼎鍊代  
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  
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  
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  
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喪當作桑事見列  
子說符說苑權謀必有兩失之  
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内外之禍也夫班狄藏本作  
狄非也

依意林引改狄翟同  
字又見後辨問篇

不能削瓦石爲芒鉞歐冶不能

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

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

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

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

舊脫此二字今補

使累晦朔之積

舊此下衍吾  
子二字今刪

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抱朴

子荅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

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輶磻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

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瞽者謂之無物焉又況管絃

之和音山龍之綺粲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暉暉之鱗

藻哉故聾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元象矣而



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  
於在昔矣況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  
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  
是事非一本作外本鈞末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  
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  
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  
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  
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  
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疑作水  
性藏本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  
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

特柯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概斷之正如

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一

藏本無此字

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

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壤之覺

刻本

作隔非覺即較字

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

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鶩雀之爲蛤

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虜爲蛤苻苓爲蛆田鼠爲鴛

腐草爲螢鼃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

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

姬爲鼃枝離

原注一作滑錢

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

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

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  
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  
其道無以爲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  
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常何  
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詎  
老戴天而藏本有或字無知其藏本有爲字上終身履地而莫  
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  
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況乎神  
仙之遠理道德之幽元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  
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  
藻廢僞去役藏本作欲執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

俗之外世人猶渺能甄別或莫造志行

藏本無於無此二字

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汙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爲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躡元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駟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叩䟽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

原注或

作軀

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

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



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  
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  
況彼神仙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  
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  
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  
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鼃日藏本作白  
今改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  
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  
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  
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  
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

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  
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  
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  
游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  
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  
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  
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  
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  
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  
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  
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偽研覈有無

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邃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刻本作進汲汲名利以已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述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楊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

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得以少君欒太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尤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



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  
責治執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  
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于醇醪汨其和  
氣豔容伐其根荑所以翦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  
曲盡而備論也蚊螬膚則坐不得安蝨羣攻則臥不  
得寧藏本作安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  
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  
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外合之  
助不供鍾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尾閭之洩耳仙法  
欲靜寂無爲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鍾伐雷霆  
之鼓砰磕嘈囂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塞耳飛輕

走迅鈞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而人  
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  
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疑有不絕於市仙法欲止  
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脬屠割羣生八珍  
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饜飫仙法欲溥愛八  
荒視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亂推亡闢地拓疆  
泯人社稷駢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腐野  
五嶺有血刃之師北關懸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動數  
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填谷秦皇  
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嗷然戶口減半  
視其有益詛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衆煩攻

其膏育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祕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長生無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翳桑絕糧之餓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儒行環堵之暎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旨不經乎口元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關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羣之師而猶恨恨於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殂落日月不覺衰老知長生

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何者愛  
習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  
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  
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齋數日閒居猶將不能況乎內  
棄婉嬖之寵外捐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  
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尠哉是以歷覽在  
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樂太所知  
實自淺薄飢渴榮貴冒干貨賄術虛妄於苟且忘禍  
患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  
哉昔句踐式怒蠅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  
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孝毀歿者



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

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樂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

按待

當作得

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縲絏

視金玉如土糞觀華堂如牢獄豈當捥腕空言以僥

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

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

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

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

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

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

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

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刻本有去後人見之五字非皆在郾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爲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怨帝軒之造舟酈營者不可非杜儀之爲酒豈可以槩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果

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  
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已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  
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間之皆謂虛文或  
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  
在男爲覘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  
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  
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  
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旣令鬼見  
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  
不有也鬼神數爲人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  
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

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元豕如意假貌於蒼狗

灌夫守田蚡子義培燕簡蓐收之降於莘欒侯之止  
民家素姜之說識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  
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  
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  
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墓藏本作蟪論海也俗人  
未嘗見龍鱗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人虛  
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  
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  
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  
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  
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眞也斯朱公所以鬱悒薛



燭所以永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  
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文一本必  
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  
本名不可按之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  
得此書非爲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  
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  
自刪秦大夫阮倉四字刻本譌作太史暨漢書中出之或所親見  
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謡聖人所擇芻蕘之言  
或不可遺采葑藏本無此二字采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  
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冒蝕之故而謂  
懸藏本元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

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駃騠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甌之下焉識至言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疲七

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

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

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

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

雲起霧召致蟲蛇

意林作蛇蟲

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

爲水消玉爲粉潰金爲漿入淵不沾

意林作溺

蹴刃不傷

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

有信仙之可得乎

刻本有但字

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

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

藏本更有守之二字

其或頗好

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

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

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

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肖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窈藏本處故人作遠



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

也云千歲松柏

藏本作樹

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

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

或如青人皆壽千

御覽九百五十三引作萬

歲又云蛇有無窮之

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爲猿猿壽五百歲變爲獾獾千

歲蟾蜍壽三千歲騏驎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

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

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

毛色白能

御覽九百七引作熊

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

藏本作狸

疑作羆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

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

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治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

乃以器盛緹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  
漿與之而舍去候世藏本作此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  
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  
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  
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  
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  
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  
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  
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  
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  
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

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  
故也覩一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  
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  
安可學乎抱朴子荅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  
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  
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  
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  
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借翔鳳  
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  
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狔蠶蠶皆能竟冬  
不食不食藏本無此二字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

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

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鴈

當作鴈

以正時帝軒俟

刻本作候

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鵠知

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

之興鸞鷟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

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

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元暢難以愚俗之近

情而推神仙之遠言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

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

夫占

此下失一字

天

藏本此下錯簡八百三十八字

之元道步七政之盈

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



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棋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一本作分乘除一筭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奧治至於樸素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枘之麤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傴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言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

不知之意耶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  
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  
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  
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尠矣故老子有言  
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齟齬此亦可以類求  
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  
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  
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  
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  
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旣斬而連之不可續也  
血旣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況服彼異類之松柏以

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  
同類乃能爲益然則旣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  
非爲殊族何以旣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  
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之  
足原注豆一作蟲異物之益不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  
宜擣肉冶骨以爲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鬚之  
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  
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  
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  
芟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蛄敗桑樹見斷而蠹殄  
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爲之不

朽鹽滷沾於肌髓則脯腊爲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  
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  
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  
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  
令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  
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  
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鉞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  
於須臾龍魚澆漚於盤盂皆如說焉按藏本此下錯  
簡八百三十  
八漢書樂太初見武帝試令闕基基自相觸而後漢  
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  
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

可知矣小記

疑作既

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

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烝嘗之  
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間身  
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  
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蓋餐  
朝霞之沆瀣吸元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  
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  
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  
不求而自致

疑此下有脫文

膳可以咀茹華璫勢可以總攝

羅酆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  
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



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  
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  
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  
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衍疑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  
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元虛其所尚則  
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荅曰聞之先師云仙人  
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  
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  
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  
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  
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

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一本作汲汲於登天而止人間  
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  
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非  
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  
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  
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  
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爲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  
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鄰不足多也  
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  
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  
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

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

於速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任

疑作住

理者復一事耳彭

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

審然否抱朴子荅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爲

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

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

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

此上藏本錯簡今皆移正

方術皆不得

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

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

多者則紀筭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

則紀筭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

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之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

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生

之書鳩集久

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蓄之耳時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爲同文無



一人不有道機經事以此爲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  
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  
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  
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  
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  
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仙人  
共遊者將太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尠矣或有頗聞  
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  
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  
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  
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

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御覽引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無丹字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飴則知漿苻之薄味觀崑崙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

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得辦當須且將御小者

刻本作藥

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

萬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當衍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

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略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冀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黃污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篇有雷霆可證也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篇有雷霆靈後明本知當作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醖一本作宿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

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  
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  
草木藏本無此字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  
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  
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甯信云丹砂本  
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  
皆成灰而丹砂何獨得爾爾舊誤作石今校正此近易之事猶  
不可喻其間仙道而大當作大而誤倒大而笑之不  
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  
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  
不甯信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

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  
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  
以爲喜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  
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尚竒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  
行於世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智不能移  
下愚書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彤弓以驅鳥  
意林南夷意林得袞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  
作鳥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  
但共逍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  
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孟觴以羹沸或以美女疑此下有  
脫荒沈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弦以弊原注一筋骨  
作疲



或博奕以棄功夫間至道之

疑衍道之二字

言而如醉觀道

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甯求問養生之法

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沔之而有道者自寶

祕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甯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

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

藏本有之聖二字衍

人之富貴者已

當得之而無得之者是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

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

之所欲者爲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決意信命

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試之小効但使得

二三百歲不猶愈於凡人之少夭乎天下之事萬端

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斷

世間必無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謂爲無則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猶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慮於求長生儻其不得恐人笑之以爲暗惑若心所斷萬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元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

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啖血  
爲盟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  
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  
香致加精潔勿近穢污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  
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  
不但一身百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  
藥埋之即腐煮之即爛燒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  
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  
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  
自有圖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元黃用雄黃水礬石水

原注一  
本作汞

戎鹽鹵鹽礬

疑作礬

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

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

刻本有封  
之二字

火之三十六日成

服之七日仙又以元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

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  
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  
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  
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  
至前

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  
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柔一本作藥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鉢盆  
朴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刻本有注云即鉛也藏本

無合火之即成黃金

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衆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之行疑害矣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十四篇云其上三御覽引篇不可教受一作授其中三御覽



四篇世無足傳常

藏本作當

沈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

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  
謂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驟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  
衆仙皆隸焉猶自言亦本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  
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  
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  
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  
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  
欲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  
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藥  
成以分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

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  
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  
別稱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斤

日月五斤

北斗八斤

太乙八斤

井五斤

竈五斤

河伯十二斤

社五斤

門戶閭鬼神清君各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

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

之於多人

藏本無此字

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

恣意

藏本作息恣疑自恣之誤

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

又曰長生之道

當脫四字以下六句皆七字有韻也

不在祭祀事鬼神

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

易爲之實

常衍

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

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

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已所知識

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爲難

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上法也合之當先作華

池赤鹽艮雪元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內朱

見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然俱起

煌煌輝輝

藏本作煌輝煌輝

神光五色即化為還丹取而服

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

釜中糠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

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

藏本衍則用日多四字

其藥力不

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成故服

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

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

者丹砂雄黃白凡

刻本作礬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八引作礬

曾青慈石也

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各一兩

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

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

藏本無死此字

人立生也欲致行廚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御覽九百八十五引無此二字石硫黃青礬御覽引石慈石戎鹽太乙御覽引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



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踰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

藏本作治

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

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汞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華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

此下疑有脫文

之百日

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又務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

藏本作偶

塹以

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羨門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廚此丹可以厭百

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  
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  
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  
爲器覆之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  
分或有五色琅玕取理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  
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  
和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一服  
之能乘虛而行云疑作雲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  
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巖石之下刻之汁流  
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則  
成水以金投之名爲金漿以玉投之名爲上八字据  
意林增各

本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  
名丹者有南陽之丹水之屬也其中皆有丹魚當先  
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  
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  
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  
法取千歲蓂汗原注一作汁一及礬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  
練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杵木赤實取汁  
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鬚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仙人  
有赤須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鳥鵲之  
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  
赤乃煞之陰乾百日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

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鶴卵雀血合少室天  
雄汁和丹內鵝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  
水服一合輒益壽百藏本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  
子丹法納丹鷺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  
劉元丹法以丹砂內元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汚  
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爲赤  
水服一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  
青鉛丹合汞及丹砂著銅甬中乾瓦白滑石封之於  
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原注一本  
作一年仙  
又李文丹法以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乃浮  
湯上蒸之合以元水服之一合一年仙矣又尹子丹

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華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斤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死者藏本作折師二字口內一丸與硫黃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法以免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稷丘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匕撓之十日還爲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

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  
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之服如大豆百日  
壽五百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  
汞內大銅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斤  
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之而火之  
百日成黃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太柔者以  
白梅煮之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天一閣本華池下和  
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內甯中沙中蒸之五十  
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  
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一本有砂金華和丹乾  
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按此如小豆置盤中向

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投丹陽  
銅中火之成金原注又一法以油汁和丹服之百日長生又李公丹法用  
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  
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  
生丹法用白菊花汁地楮御覽九百九十六引作血汁樗汁和丹  
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  
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  
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  
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  
大鳥獸亦皆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  
器中封之沈之井中一期服之經年不飢盡一斤壽



百歲又韓衆

此當衍字

終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

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以往尚數十法不可具

藏本作俱

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

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并用元明龍膏太乙旬首中

石冰石紫遊女元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真

當作

其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

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

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

立精舍

藏本作室

百日成服一兩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

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矣若求昇天皆先斷穀

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

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

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

刻本有斷穀一年四字非

更服一兩便飛

仙矣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

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

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

刀圭粉

御覽九百八十五引有和字

水銀一斤即成銀又取此丹

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

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爲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

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以金液

和黃土內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

復以火炊之皆化爲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

川爲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  
和鉛一斤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人八兩一本八於  
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  
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  
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  
子曰九丹誠爲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  
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  
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  
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爲  
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爲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  
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

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  
人當作人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  
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餌黃  
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也或以豕負革肪  
及酒鍊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荆酒磁石消之或有  
可引爲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  
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可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  
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爲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  
供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旣當  
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爲之者少且亦千萬  
人中時當有一人藏本作人得其經者故凡作道書者

略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  
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  
當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元女皆來鑒省作藥者若  
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  
神便責作藥者之藏本作之者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  
謗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  
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  
見爾乃可作大藥作藥須成乃解齋不但初作時齋  
也鄭君云老當是左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  
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  
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爲人

作福但能作禍善試道士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  
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  
皆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  
無驗又染絲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仙大  
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  
之中正爲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  
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  
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  
山娥刻本眉山綏藏本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  
金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此  
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

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  
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  
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直洲紵嶼刻本下有  
非洲字及徐州之莘藏本作羊莒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  
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住刻本者作往  
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  
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予忝大臣之  
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  
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翮雲漢耀景辰藏本作晨霄者  
矣余所以絕慶弔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  
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



莫不怪予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  
謂予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  
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  
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  
同志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  
異也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攪合日暴煎  
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  
落者生身體潤澤長肌服之不老老翁成少年長生  
不死矣小丹法丹一斤搗篩淳苦酒三升漆二升凡  
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再  
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

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  
變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  
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卽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  
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卽削刻本作銷之內清酒中無  
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分爲小丸服之  
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  
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者一年卽輕舉矣止  
人間服亦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餌消黃金法猪負  
革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  
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食藏本作滄一斤壽  
蔽天地食半斤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無多少

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示人  
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疲八

至理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  
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達於  
他事也亦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  
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藏本有說  
昔庚桑胥胠文字疑子釐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諒  
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  
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  
利害攬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  
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

之外運清鑒於元漠之域寤身名之親踈悼過隙之  
電速者豈能棄交修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  
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  
者無之官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  
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身刻本勞則神  
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  
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  
士良所悲矣輕璧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  
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  
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  
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遣損明

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元覽守雌抱一  
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  
割厚生之腊毒謚多言於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  
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  
淺務御以愉懃爲乎無爲以全天理爾乃吮吸寶華  
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  
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采靈液於  
金梁長馭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  
瑤鼎俯爨藻禽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  
絳宮潛九光於洞冥雲蒼疑作倉鬱而連天長谷湛而  
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晔晔

秋芝朱華翠莖晶晶珍膏溶溢霄零治飢止渴百病  
不萌逍遙戊己燕和飲平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能  
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輿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疑盈尺  
非可求之疑脫漏刻山雷洞徹非可致之於造次也  
患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爲爲之者不終耳夫得  
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  
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藏本有仙道也抱  
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  
患龍泉以不割常利意林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  
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慢鏡不灼凡卉  
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瓦則與二儀



齊其久焉柞櫨

藏本作柳

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則可億

載而不敗焉輶豚以優畜

藏本作稽

晚卒良馬以陟峻早

斃寒蟲以適己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

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

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

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

之方非徒溫煖之爲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爲不然而

世人守近習隘以仙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

惜哉夫愚夫乃不冒信湯藥鍼艾況深於此者乎皆

曰俞跗扁鵲和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河不勿死又

曰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

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  
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  
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禳却虎豹破積  
聚於腑臟追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魂於  
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  
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號太子於既殞  
胡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顛以理腦元化能剗  
腹以澣胃文摯衍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  
此醫家之薄技猶能若是豈況神仙之道何所不爲  
夫人所以死者損也老者當作也老也即下文所謂  
六害之第二害藏本誤作  
者非刻本無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  
此二字更非

風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  
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疑作枉天禁戒帶佩符印  
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  
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苟杞之前黃  
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藜當作藜  
三國志  
作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  
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又  
云有吳普者從華陀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  
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  
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紫苑可以  
治欬逆桂蘆貫衆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

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

疑去字

痺濕菟絲萆

蓉之補虛乏甘遂葶歷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

渴薺芫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

詳未

之護衆創麻黃

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謂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

問崇不肖信良醫之攻

藏本有疾字

病反用巫史之紛若

況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

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

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

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游耳遂修道引絕

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

良不得已爲畫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

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祕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爲得仙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十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爲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祕妙何爲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且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

之術屢爲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  
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  
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  
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藏本作獻多炁耳疑句有脫字知之者  
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羣從  
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炁可以禳天災也或有  
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  
形見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炁禁之  
皆即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  
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  
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

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  
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  
人爲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  
以炁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  
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  
吹之釘即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  
令一人手探攬取錢而手不灼爛又藏本作損非禁水著  
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  
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  
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  
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



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梃彼山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一本作爲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有萬計夫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炁可以不飢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

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  
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  
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爲良說  
矣疑句有脫誤刻本此下添然亦非至當之論七字非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  
所聞行炁之法則彼說師疑衍說師二字之死者未必不知  
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  
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  
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  
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  
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  
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耳

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按卜當作上。後漢書方術傳云上成公廣韻以爲上成複姓疑者是公字之誤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微言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  
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  
之細事沈浮過於金羽皁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  
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  
言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元  
陰幽夜之地豪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藏本作焉苟所  
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  
能察焉黃老元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仙經  
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

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糴蠶酣於醕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畜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不獨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元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

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技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筭人不信者以無效也余荅曰夫寸鱗意林引作鱗按鱗皆非也當作蝘蝓汎迹濫二字誤倒意林引作濫跡爲是跡水又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蜴見後明本篇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肖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謂我爲學之所致哉姑藏本作始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

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莖不洞地而求柯條千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二字刻本作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



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

藏本無此二字

而求要道未可

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  
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  
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  
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朴子曰若未得  
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藉衆術  
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之藏本無此字治國焉  
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爲車馬  
輟輞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  
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絃  
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者五

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元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蘊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餓

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情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夫爲道不在多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疏乎

刻本作蔬藏本如此

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

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

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藏本作鬼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原注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公藏本作王非皆親

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沔池  
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疑此下有脫文況天地爲物之至大  
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  
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  
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已及人仁逮  
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調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  
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已之得見人之失如已  
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已不佞諂陰賊如此  
乃爲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  
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  
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

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  
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  
射飛鳥剗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爲惡敲  
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  
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  
術害人迫脅尪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  
公不平淫佚傾邪凌孤暴寡拾藏本作捨遺取施欺給誑  
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詭譎求直假借不  
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  
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  
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眞採取姦

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嘲哭凡有一事輒是一  
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有惡心而  
無惡迹者奪筭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藏本無奪  
紀二字疑  
有脫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  
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致死喪但  
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  
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藏本作及行  
求遺器物或遇縣官疾病  
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所  
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  
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鳩酒解  
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



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  
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  
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爲則可便  
受吉利轉禍爲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  
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  
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詣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  
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爲親而獲鐵券之重  
賜然善事難爲惡事易作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  
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  
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麥之生死而疑  
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

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  
絕迹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  
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  
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  
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  
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  
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  
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  
有生地不亦偏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  
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藏本有亦有  
死地四字況一房乎  
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

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  
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  
險縣邈靡鬼御覽七百二十引作崔巍崎嶇和氣網緼神意並游  
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  
元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實皆殊御覽引作實如珠金玉嵯峨  
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喬松可儔  
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元氣御覽引作靈飄飄玉  
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  
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  
古賢之所祕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  
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

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  
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  
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  
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  
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  
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  
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  
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今失實或亦姦僞造  
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  
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  
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而却禍致福乎

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欲縱情恣欲不能  
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  
丹以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藏本作到三五於華梁令人  
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間黃帝以千二  
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  
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  
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  
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  
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爲之說亦不可盡信也元  
素論之水火水火驚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  
耳大都知舊脫知字今校補其要法御女多益善如不知

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耳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守一

塞難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乂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藏本無此四字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子奪非天所能譬猶金石之消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銅鐵之利鈍齏噉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

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  
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  
敢許也抱朴子荅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  
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  
自然與彼天地各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  
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藏本無此字萬物之小故  
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  
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  
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  
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鼈之藏本  
無此字託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爲焉俗人見天地

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蚕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蚕非我不生而我非蚕之父母蚕非我之子孫蠃螬之育於醯醢芝櫛按櫛當作櫛即禮記芝櫛也廣韻之產櫛木耳別名可證櫛即櫛字矣之產於木石蛄蠃之滋於汚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閱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大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非疑作

在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

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妖

按妖當作姣

麗性理必平和智慧

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矬陋疴弱或且

黑且醜或聾盲頑嚚或枝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

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遼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

也我自育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

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

藏木作受

氣流形者父母也

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

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

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

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頃

按頃當作頃

楊無春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  
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  
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按當作所  
合不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  
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  
賢不必壽愚不必天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  
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實公庸夫年幾二百  
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騶極惡而  
黃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  
老子曰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  
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

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  
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  
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刻本  
有上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  
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  
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  
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  
養性者道之餘也禮樂藏本作澄藥唯樓觀本者儒  
作禮樂今據之改正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  
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  
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

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元妙貴異而不能挹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沈靜元默自藏本無此字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



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

于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栖栖

藏本作  
栖栖

遑遑務在匡

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沾之恐不售忼慨思執鞭亦

何有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

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荅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

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

按利  
祿當

作祿仕與上文子下  
文耳已喜恥爲韻

割榮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

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戚譽至不喜覩貴不欲

居賤不恥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

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

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旣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

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

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藏本無此

字比屋而可求

藏本作封

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

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

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忠

忠舊誤作志今校正

貞盡於事君仰馳

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片

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屑爲天

下之

藏本無此字

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

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患其難矣將舍

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

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

未謂之爲希矣或曰余閱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  
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  
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  
夫而據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  
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顧  
曾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  
知其大效觀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  
天地之有仙者又未肯規也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  
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  
所惑則謂衆之所疑我能獨藏本作獨能斷之機兆之未  
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

昧無不得也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黠自累不肖當作謂爲純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孤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已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

之所得必固世閒至遠之事謂神仙爲虛言不亦蔽哉抱朴子曰妍媸藏本作蚩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爲聽焉眞僞有質矣而趨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爲久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

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吾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原注咎一作吝乎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神明不能變沈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祿按祿當作錄事見呂氏春秋必己淮南子人間訓前論仙篇云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用錄字義正司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跣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之藏本無此字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

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  
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  
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  
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  
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荅  
曰要道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  
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  
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  
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  
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  
不能並成則棄置藏本作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  
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大夫八



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甯封爲陶正方回  
爲閭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  
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  
公藏器於小吏舊本作史今校正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  
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藏本無此字何必修於山林藏本無此字  
二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  
詎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  
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  
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猶常如此況又加之  
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  
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

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

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息勤勞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藏本無吐之當重有此字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藏本作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

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噓水水爲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爲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遙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閉又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旣不得溢或令人發

歎故尠有能爲者也予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  
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  
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  
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  
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眞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  
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  
絕陰陽當重有二字不交則坐致壅閼之病故幽閉怨曠  
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  
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  
不以此自傷煞者也元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  
載其麓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

者以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  
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說矣一塗之  
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  
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  
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  
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  
旣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  
之又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  
教戒始學令知元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  
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且詳擇其善者而後  
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未學者或不別

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採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鱔按鱔當作鱣假借爲鱣鮪之鱣顏氏家訓書證論後漢書三鱣尚書大傳注鱣或爲鱣鮪鮪也其用字正同傳寫者誤認爲蛇鱣之鱣而改之以俗鱔字失之遠矣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鎔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効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

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藏本雖祖述黃老憲章元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殂歿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乎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冝進宦人皆修道誰復佐政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



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

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

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西河

藏本作之王

四老鳳

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時於林藪

而無損孝文

當有誤

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

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

峻岫爲大廈翠蘭爲細牀綠葉爲幃幙被褐代袞衣

薇藿當嘉饌非躬耕不以充飢非妻織不以蔽身干

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

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胷心凌嵩峻以

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

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  
亦多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  
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  
見及也抱朴子荅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  
也而沈遁放逸養其浩然昇降疑作隆不爲之虧大化  
不爲之缺也況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  
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  
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  
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遲敘之歎勳高  
者有循資藏本作待漏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  
徒非所乏也昔子晉舍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

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今臧本作會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旣韜盧鵲將烹子房出元帷而反閭巷信越釋甲冑而修魚釣況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

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混濊其高不  
俟翔埃之來其深不抑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  
其峻挹藏本作并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仙  
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  
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  
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爲聖若知而  
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荅曰人生星宿各有所  
值旣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  
之炳粲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也夫五經  
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爲吾子  
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藏本作闕且

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爲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  
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  
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爲幾里上何所  
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  
乘藏本作刺昏明脩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  
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  
星獨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鑒而寒天漢仰見爲  
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  
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橈槍尤矢旬始絳繹絳按  
繹當作鋒澤謂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  
天鋒及格澤也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

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  
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郊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  
曰此六家之書是爲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  
將問曰甘石之徒是爲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  
生而戴天誦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  
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天地  
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元之又元妙之極妙  
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蠶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  
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閒一本作鳥爪狗蹄脩臂交股黃  
池無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沈土船按沈當作汎沙壹  
藏本作觸木目非而生羣龍女媧地出壯當作杜宇

天墮臂

原注臂一作璧

飛犬言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

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女仞

原注一作丑

倚枯貳

貳舊誤作二今

校正負抱桎

桎舊誤作桎今校正

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

弦之爲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

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元讓遞生

按元當作交火

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漉水枯灌化形山

夔前跟石脩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効伯率聖卿之

役肅霜西羌以唐景興鮮卑以乘

藏本作乘

鼈強林邑

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鹽神嬰來

按來當作采

而蟲飛

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肉甚

刻本作內其振

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

文

按文當作合事  
見後辯問篇

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

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躡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鷁之翩翩離朱覲毫芒於百步賁獲効膂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袒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爲聖人爲聖人偶所不閒何足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



何怪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守二

道意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尚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內獨狶狶猪四字據刻本如此疑傳寫誤也藏本狶猪作涉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負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真況復乃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

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愛嗜好之搖奪藏本作策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情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腍沃醑醪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

穎守請虛坐求乞福顧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  
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  
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藏本無此字請命變起膏肓  
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  
而委禍於鬼魅蓂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  
濟焉其烹牲罄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  
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  
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  
非族鬼不享淫祀阜隸之巷不能紆金根藏本作銀非之  
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  
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

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  
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太牢之饌求令名於明  
主釋憊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  
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  
曲祐未有之也夫慚德之主忍誅之臣猶能賞善不  
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  
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  
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  
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頌按頌當作須事見漢書武五子傳傾竭  
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武武舊誤作文今校正尤信鬼  
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嚮封

以王

藏本作往非

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

碩非玉帛之不

按此下疑有脫文

豐醲信之非不款敬之非

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

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

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

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

按妄當作忘

將

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夭多慘用老

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緣

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太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

按當有脫字

率皆妖僞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

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

之謬祈禱无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  
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  
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  
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  
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爲  
刦剽或穿窬斯濫一本作或縱而爲穿窬非喪身於鋒鏑之端自  
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  
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旣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  
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  
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  
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

有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飢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姦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未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



禍崇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  
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  
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  
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扼舊誤作振今校正腕發憤者  
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  
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  
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  
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徑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  
頗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當得藥物之  
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  
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

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  
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廚費亦多矣  
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  
道起於何時余荅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  
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  
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戚  
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  
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  
疑作復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  
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  
而實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

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  
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  
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  
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  
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  
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  
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  
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无異以欺人豈  
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  
廬寬亦得溫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  
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爲真死也夫神仙之

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爲貴耳今寬  
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  
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人間一二百  
歲住年不老藏本作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  
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者寬弟子轉相教授布  
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  
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  
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  
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捕麀按此下有脫文風俗  
通怪神篇鮑君神李君神石賢士神與以下三條事同而文異難用相補今姑闕之以仍其舊而去  
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罾中而

去本主來於胃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間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狔其目偶愈便殺狔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

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  
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  
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  
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  
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  
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  
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當作土有神能治病愈  
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  
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  
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疑作腫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  
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問之乃爲人說始

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  
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  
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  
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  
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  
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  
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藏本或持器遺  
當作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申禁  
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  
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  
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辨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

令旨者登視覽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  
錢帛固已山積二字舊誤矣又敕諸求治病者雖不  
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  
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  
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  
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  
法皆爲當作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  
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  
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  
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  
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



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旣過  
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  
佩天文之符劔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  
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元執一含景環身  
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  
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  
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  
蓄義笠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沈陰  
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  
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露立者之劇矣  
不可以薺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散

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守三

明本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荅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  
道之末也先此下當有脫文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  
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  
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  
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  
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  
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  
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治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  
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原本於自然

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  
偶俗劉向命世通人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  
據藏本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  
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  
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於治  
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  
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  
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  
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古今能仰觀俯  
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

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藏本作式者哉  
而管窺諸生臆斷瞽說間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  
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筭也嗟乎所謂  
抱螢燭于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鮒鰕于  
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  
吐之者崐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  
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  
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  
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由來久矣是以史  
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  
爲貴多者爲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

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磧無量而珠璧

甚尠鴻

刻本作鷹

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數而虬龍

希覲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寢其祆積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壘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

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驚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姦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藏本無此字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下二藏本作逾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纖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藏本作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



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荅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

藏本有明

字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誘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僞彌深元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旣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真正爲妖訛以神仙爲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主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況乎

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漉  
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  
鷗不下凡卉春翦而芝萸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  
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翫爾藏  
軌於元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  
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  
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旣不喜誼諱而合刻本無此字按當有  
脫誤污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  
利口之愚人藏本有忌字非凡俗之間見明靈爲之不降仙  
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當之  
有司加之當脫罪福當作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

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

一作本  
作岩

岫豈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

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爲源本儒之爲末流旣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義

藏本  
作命

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

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逸貴杜

過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遺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藏本作爲無誤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按慎當作真而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汙隆未之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

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猴於林麓之間魁然流墳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荅曰摛華騁豔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鑒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謂耶案耶當作耶又陳梗概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旣兼綜禮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爲減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嘆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

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致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  
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  
以傾嵩華焦僥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  
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按令當作舍歸崇飾惡  
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觀駿馬之過隙也涉  
精神之淵則當脫二字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鴳之揮短翅  
以凌陽侯之波猶當蒼蠅之藏本脫蒼字之字力驚質以涉  
眴原注一作日按眴當作眴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嘯  
嘯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  
光鼓腹以奮按奮當作奪雷靈不亦蔽乎蓋登旋璣之眇  
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金之可

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  
耳既觀奧祕之宏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  
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  
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苟非  
其人雖裂地連城金壁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  
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藏本作根  
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  
造元洲或棲板原注或作枝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  
出攜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  
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  
逍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

未爲戚也。犧脂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圻偶而多福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抱朴子內篇 卷一〇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守四

仙藥

抱朴子曰神農四

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四引無此字

經曰上藥令人

身安命延昇爲

藏本無此字

天神

御覽引此下有仙字

遨遊上下使

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

札曾青雄黃雌黃

御覽引無此二字

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

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

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

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

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

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

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

御覽引作五雲

次

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

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

御覽九百八十九

四引作丹

次則石鉛次則曾青次則松柏脂茯苓地黃麥

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柴

御覽大觀本草引象作家

一名純盧

御覽大觀本草引純作托

是也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

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苟杞也天

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薤門冬或名顯棘或名淫羊

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

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黃根長而味多苦氣臭

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爲益尤遲也服之百

日皆丁壯倍駛

駛舊誤作駛今校正

於朮及黃精也入山便可

蒸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斷穀若有力可餌之亦可作

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爲

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

其苗小異也眞百部苗似拔楔唯中以治欬及殺蝨

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

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

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御覽九百

八十九引作鹿竹一名救窮御覽引一名垂作岳珠服其

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

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御覽引作升耳而服之日可三合

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辨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朮朮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與老小休觀大

本草引作代

糧人不能別之謂爲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

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險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

御覽九百八十百五引作一二

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齋

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  
凡見諸芝且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  
蔽化去矣徐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  
之皆從日下禹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  
三萬六千杵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  
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  
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  
鳥獸之形色無常彩率多似山元水蒼玉也亦鮮明  
如水精得而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  
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  
石崖之間狀如盤椀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蒂連綴之

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  
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  
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禱服方寸匕入口則翕然身  
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  
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  
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  
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  
許望見蜜芝從石戶上隨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墮入偃蓋中良  
久輒有一滴有似雨後屋之餘漏時時一落耳然蜜  
芝墮不息而偃自有一至而偃二十四字各本蓋亦皆脫去御覽引有今據之補全蓋亦  
終不溢也戶上刻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

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碗  
器著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爲之者按此  
石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  
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如疑徑尺  
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之一斤得于歲也石中黃  
子所在有之沁水山本草圖經引爲尤多其在大石作近水之山  
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  
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其殼中也即當飲之  
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堅時飲  
之既凝則應未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  
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



成三升

御覽引作斗

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石

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

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

明而自動服一升

御覽引作斗

得千歲矣石硫黃芝

御覽九百

入十七引無芝字

五岳皆有而箕山爲多其方言許由就此

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石硫

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

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

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字

原注一作字

內記不

可具稱也及夫木芝者松柏

刻本無此字非

脂淪入地千歲

化爲茯苓茯苓萬歲其之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

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

御覽太觀本草引作焦

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雞以他雞十二頭其籠之去之  
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  
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未服方寸匕日  
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枯木御覽九百九十二引作射千按  
所引爲藥部射千門當不誤也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  
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  
水爲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  
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內刮腹一刀圭其腫痛在  
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藏本無此字其腫痛所在以  
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按當有人

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爲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  
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錘掘之可得也末之服盡  
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  
狀如龍形名曰日御覽九百五十三九百八十六引皆無此字飛節芝大  
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御覽九百八十六引作一斤得五百歲也  
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  
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土以立  
夏御覽引作夏至之候伺之得而末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  
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  
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  
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

御覽引  
作文

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盧子  
尋木華元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  
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桓芝者千歲黃蘗木  
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丈以細根相連狀如  
纒得末而服之盡一枚則成地仙不死也此輩復百  
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  
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  
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  
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  
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  
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

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  
慈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匕日三至  
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狀如昇龍之相負也以葉  
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  
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  
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  
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  
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  
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常有甘露紫氣起數  
尺矣龍銜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  
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

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午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未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搗服方寸匕日三盡一具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風生獸似貂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焦斫

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鉄鎚鍛其頭數千

原注或下作十

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

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

五百歲也又千歲鷲其窠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

御覽

九百八十八引有曲字

掘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

二十種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

之下或生泉

御覽有水字

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

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

種自有圖也皆當禹步往采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

服方寸匕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

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

勿以山假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  
到山須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  
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原  
花或作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采芝及服芝  
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爲佳此諸芝名  
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  
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  
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踐之不  
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  
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  
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



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爲水或以露於鉄器中以元水熬之爲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爲水或以蜜搜爲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挺以爲粉或以無巔草糝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除藏本作愈三年久服藏本無老公反成童子五年不闕可藏本此三字作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而藏本無不傷膚藏本無與仙人相見又他物理之即朽

著火

藏本作燒之

即焦而五雲以納猛火中經時終不然

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

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

大觀本草玉石部引

小有異據之改補

又向日看之噉噉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

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雷水若東流

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

叔卿服之積火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

仙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

皆得仙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

赤如雞冠光明晔晔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

色

大觀本草引雄作雌

無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藥可以合理病

藥耳餌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大

本草引

石化爲水乃凝之或以元胴腸

大觀本草引元胴腸作猪

字

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煉

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  
下癥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  
使以致行廚又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  
上是眞玉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但難  
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  
服元眞者其命不極元眞者玉之別名也令人身飛  
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  
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藜

漿消之爲粉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爲粉服之一  
年已上入水不濡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  
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  
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玉及  
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元蟲血漬玉爲水  
而服之故能乘烟御覽八百五  
引有霞字上下也玉屑服之與  
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爲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  
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  
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  
也董君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  
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

忌乃招

原注招一作始

合得瑤瑋環璧及校

原注一作裝

劍所用

甚多欲餌治服之後余爲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

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但不及金玉

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

餌之亦可以龍膏煉之然

按此下當有日字

三服輒大如彈

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又眞珠徑一寸以上

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

浮石水蜂窠

大觀本草引此下有鰲字

化包彤蛇黃合之可引長

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

沾者服之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

或云大蟹

此四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

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

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  
行廚至也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  
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此三字當是小和服之七  
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  
不老耐風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  
愈久服之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  
之則可以斷穀原注一作楮木實芝大觀本草引無此字赤者餌  
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大觀本草  
引作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  
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新獲御覽九百五十四引作資  
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

服之此物主補腦久

御覽作早

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元中蔓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三百餘種

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

疑作

丸制命丸羊

血丸皆令人駐年却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

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

世彌久故水味爲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

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

失八九十無天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

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

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

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

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薏苦諺言所謂苦如薏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爲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日精更生按此下當有陰成二字各本皆脫去非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況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鴻臚少卿御覽七百二十九百八十四引皆作時曾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



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

御覽九百

八十四引

有井字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

而得壽況乃餌煉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

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

之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資糧將之送置山穴中

瞿在穴中

藏本有瞿字

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

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

叩頭自陳乞哀

大觀本草引作命

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

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

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

大觀本草引作

遺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

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小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于藏本作余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役力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

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定

大觀本草引作乃是婦

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

教我食松葉松實

大觀本草引作松柏葉實

當時苦澀後稍便之

遂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二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成仙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飢困欲死有一人教之

食术遂不能飢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  
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  
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巖上有數人對坐博  
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因問藏本作閱其相問言此  
子中呼上否其一人荅言未可也术一名山薊一名  
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常御覽九百八十九服  
大觀本草引作當服  
山精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  
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  
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終服菖蒲十  
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  
生須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

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御覽

九百九十引作羨非後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

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

視有光手上車按車當作連弩也林子明服朮十一年耳

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杜子微服天

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御覽九百八十九大觀本草引作四十人日

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

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癰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仲

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

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舊誤作勿今

校正息於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

長生之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楮持耳  
或問服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荅曰按中黃  
子服食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養性之藥  
以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  
耳欲以藥攻病旣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勢易行若  
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欲養性而以  
食前服藥則力未行而被穀驅之下去不得止無益  
也或問曰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  
荅曰按玉策記及開明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  
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  
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

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水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故也若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己卯己酉

三言徵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己未己丑

五言羽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七言商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九言角 戊辰戊戌 己巳己亥 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禹步法 前舉左 右過左 左就右

次舉右 左過右 右就左

次舉右 按右當作左 右過左 左就右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 藏本無此字 後有九跡

小神 按疑有丹字 方用真丹三斤白蜜一斤合和日曝煎

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十丸未一年髮白更黑齒墮



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納清酒中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渥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服如彈丸一枚亦可汁一丸分爲小丸服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下之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此二字據前餌銷黃金法猪負革肪肪舊誤作方脯金丹補三斤醇苦酒一斗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出爐以金置肪藏本無此字中百入百出苦酒亦尔食一斤金壽藏本無此字弊天地食半斤金壽二千歲五兩千二百歲

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  
傳人藥成不神也欲食去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  
丹砂一斤搗篩下藏本作下從誤今改正醇藏本無  
金丹篇篩作篩字同也此字  
苦酒三升淳漆二升原注一本和蜜二升凡三藏本無此字物合令  
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  
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  
日司命削死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  
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矣自小神方至此皆又  
見金丹篇其文小異  
不具  
出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守五

辨問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  
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荅曰夫聖人不必仙仙  
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當作氣但自欲除  
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  
易流通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徵之國刊詩書撰河  
洛著經誥和雅頌訓按訓上當脫一字童蒙應聘諸國突無  
凝煙席不暇煖其事則鞅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  
閉聰掩明內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室鍊形  
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

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

有人俗之高真

疑作具

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

藥知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

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

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

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此是偶有能

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

此下舊衍書字今刪

正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

仙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

便謂之聖故善圍碁之無比者則謂之碁聖故嚴子

卿馬綏明於今有碁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

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圖畫之過人者則謂之畫聖

上二十六字藏本脫校本約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二增

故衛協張墨於今有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

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鈞

藏本作忠校本依御覽更正

於今有木

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

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

上十六字藏本脫刻本有

吾試演而論

之則聖非一事夫班輸倕

刻本無上二字

狄機械之聖也附

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

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

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

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

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余荅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爲治世

之聖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鈐經藏本作云非按玉鈐經又見前對俗篇又見後登涉篇今改正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



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  
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

此二字爲當衍

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  
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  
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  
有仙者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  
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豈非天命  
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祕仙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  
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  
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旣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  
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

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

遠煩勞

刻本作  
煩舌

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

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有當自銜於俗

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

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

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狹履絙登幢擲盤緣

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吕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

躡驚飈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

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首向隔牆

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

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

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  
況於遠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  
凍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  
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  
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  
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  
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兩  
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  
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  
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  
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甚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  
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  
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藏本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  
想可以悟也完山之烏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  
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  
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  
之意須荅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  
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  
又不知之弟子誥之乃泣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  
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塵之虛僞廢焚又不知傷人  
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

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藏本作栖栖遑遑席不暇溫  
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  
所不解也問郊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  
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  
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  
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  
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  
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  
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  
而不入鼈令流尸而更生少干執百鬼長房縮地脉  
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爲

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爲此但不爲耳吾荅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之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翮翻飛翱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拔井但不爲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爲之而祕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袂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

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論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旣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  
富而不願茂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  
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  
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昔有絕  
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浩藏本作信非然得意顧影  
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豔  
姿輕體柔身而黃帝迷藏本作遠非篤醜之嫫母陳侯怜  
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  
元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  
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刻本有人口無不悅甘而七字非周文嗜  
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刻本有人耳無不喜樂而七字非魏



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  
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  
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仙  
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其氣耶  
抱朴子荅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  
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  
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  
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  
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  
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  
効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  
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

夫穀動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旣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溼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己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旣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人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

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  
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  
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  
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  
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柢藏本作移非之據未極而  
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己而反云道之無益故  
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  
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  
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  
使人必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穫積也厥  
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

被壘不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

藏本作獲非

也凡夫不

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

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

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

之

藏本無此字

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

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

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

以至億也若能愛之

藏本無此字

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

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

乎抱朴子荅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

合成之藥或受祕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

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  
仙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  
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七十九引作敢端坐  
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  
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  
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藝文類聚御覽引作質元素二女  
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  
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  
辭相地理則書青鳥藝文類聚御覽引作鳥之說救傷殘則綴  
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祕要窮道盡真遂昇龍以高躋  
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

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未之間也或曰黃帝審仙者橋山之塚又何爲乎抱朴子荅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於橋山山陵原注一作後忽崩墓空無尸但劒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爲仙也言黃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冒長竒怪開藏本作闕異塗務於禮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巴當作邑樂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爲之立廟

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沒之後臣子刊其勲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自有脩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荅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爲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効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爲死也黃藏本有石原注一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



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  
太足君高丘子不肖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  
各仙去況彭祖何有死哉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  
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  
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  
高其言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  
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爲報  
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爲見始皇  
時已千歲矣非爲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驚恨最是天  
下之不應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荅對之者  
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荅之允當始皇慍

悟信世閒之必有仙道既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爲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無符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荅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原注悞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正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作禍則

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擊之蛇螫螫之致多死事  
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  
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  
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爲道而得仙者或年少爲道  
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  
傷損薄傷損薄則易養易養故得仙也此雖年少而  
受氣本少受氣本少藏本不重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  
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  
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旣淺又未得  
久乍刻乍剥或搖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  
脫刻本於枯瘁者以其根芟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

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  
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搖  
拔也濟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  
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  
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  
欬或滿刻本作慙用力役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  
無光色皮膚枯腊唇焦脉白腠理萎瘁者血減之證  
也二證旣衰於外則靈根亦凋於中矣如此則不得  
上藥不能救也凡爲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  
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爲氣爲血者根源已  
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煙不即息

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有葉而其  
所以爲煙爲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作  
爲疾猶以氣絕之日爲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  
濕不知風冷暑濕藏本無此六字非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

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中耳何以較之設  
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  
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元冰結於下寒風摧  
條而宵駭欬唾凝洙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  
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  
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  
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

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折隙首頽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當作籠枕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爲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經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豈非淫慾之閒乎抱朴子

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

疑房中

之道上

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

少壯而知還年

疑房中

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

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

術者古人方之於冰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

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

悲衰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

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

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

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

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

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當有起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露臥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人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



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諭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矇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守六

勤求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祕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銜其沾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爲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豈有言謂修爲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爲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

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  
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  
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  
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閒自有  
奸僞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  
等復不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沾名加  
之以伏邪飾僞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僞者徒多之  
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  
而告之日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  
可恚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冶黃白水  
瓊原注一瑤作權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

者則多

疑有脫誤

而毀之日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

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僞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爲慨歎者也凌暑颺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諭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

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

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其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爲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眞信背典詰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

不爲被網之龜被繡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元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爲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以或有爲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豔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元去世可且地仙人閒若彭祖

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爲太常上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而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

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  
 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爲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  
 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原注一作郊垌祈連方轉元功騁  
 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  
 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  
 以敬事之世閒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自謙  
 下於堪師者直爾蹴跼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  
 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  
 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祕訣  
 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  
 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



所索欲

刻本作取

陽爲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

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了則爲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爲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復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

藏本

無此字

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

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凋頽矣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爲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

求之平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爲政者不  
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  
旣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  
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爲快故  
後之知道者千藏本作于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所篇  
然率多教誡之言不旨善爲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  
其至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  
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雜猥弟子皆  
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  
及志力之所能辨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  
枕之中肘腋之下祕要之言藏本無此字耳或但將之合

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  
文傳之故世間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  
見之屬謂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  
之閒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  
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  
屬勤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  
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餼祝願鬼神以索  
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  
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  
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扣頭以向  
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

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  
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藏本有求明師之直  
祕術五字衍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  
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  
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  
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偽揣測深淺所  
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  
云我有祕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  
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  
請爲輒強喑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祕乃深而不可  
得之狀其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

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  
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殊玩爲之執  
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  
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  
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  
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末或慙之懣然體中實自  
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  
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  
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  
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  
俗閒凡夫不識妍蚩爲共吹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

之人虛生華譽歛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  
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者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  
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  
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  
耳世人多逐空聲慙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  
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  
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  
或以致富辨辨卽辨字也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  
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  
搜尋仞之壘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  
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

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博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旣善爲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以博涉已足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己者蠢爾守窮面牆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誘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己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妬善

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  
以此之儼然面曾臆聞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  
明藏本無此三字之聞見己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  
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己此  
亦如竊鍾振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  
者之類也而聾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  
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力患疾勝己乃劇於俗人  
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爲刃鋒以毀譽爲朋黨口親  
心疎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  
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下  
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麤伎書數之



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  
況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  
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  
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爲  
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爲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  
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稱而不  
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士之人強以不知  
爲知以無有爲有虛自衒耀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  
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  
苟爲此言誠有爲而興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  
愍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覽之而悟者亦

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爲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  
脉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日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  
者必不爲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  
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  
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  
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沈祟於幽翳知禍  
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恥事先達  
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  
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爲帝  
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  
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爲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

乎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  
虛名恥師授之蹇勞雖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  
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  
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  
日故不蹇憂耳若誠知之而刑劓之事可得延期者  
必將爲之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己者可以  
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爲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  
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熱羞逃風而致沈溺於重  
淵者世必呼之爲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  
而莫怪其不畏實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  
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元虛之言未有究論

長生之階徑箴砭

藏本闕此字

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

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

綆愈於遂沒但惜美疾

藏本作病

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

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晞顏氏之子也又

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

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

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

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

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仙法也凡自

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元妙者亦徒進失干祿

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

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  
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守七

雜應

或曰敢問斷穀

藏本無此字

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

者最善與抱朴子荅曰斷穀

藏本無此字

人止可息肴糧

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

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术及餌黃精又禹餘糧九

日再服三日

按日當作者

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

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

符飲神水輩但爲不飢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

欲得長生腸

意林引作腹下同

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

意林引作屎

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

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爲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急既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間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便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柏及朮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月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

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  
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  
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敘共守事  
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莧實之屬  
十許種搗爲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  
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  
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  
膏作之用藏本作明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臾石  
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  
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  
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



元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慮

藏本作其

山中以此法

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爲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煮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鄒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

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脾  
中神名名黃裳子但合口食肉氣此皆有真効余數  
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  
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  
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  
可大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以  
耳而問諸爲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  
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  
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疑不妄也夫服藥  
斷穀者略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  
按作當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

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九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蘖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升水投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爲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已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檐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冝

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爲欲虛曜竒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爲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糒補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覺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爲人治病輒不食以須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飢死也乃召取鑊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

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飢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爲  
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  
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兩六丁之  
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  
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後  
服雌丸二原注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  
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  
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  
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  
元水原注一作冰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蕭丘上木  
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

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  
之中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  
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大皇帝  
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疑作朱書北斗字及日月  
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疑  
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  
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徨熒  
惑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  
戟名大將軍按軍字不當有此參星主之也臨戰時  
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  
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

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

朱雀之符或

藏本無此字

佩南極鑠金之

藏本無此字

符或戴

却刃之

藏本無此字

符祝融之符或傳玉札散或浴禁葱

湯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

時刻三

刻本有干字

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

之刀劒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

剗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

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

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

無故而爲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

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

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牀九塗  
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  
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或造  
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闕  
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  
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  
中有膽煎及兒衣符子居蒙  
原注一人青液桂梗六  
缺文甲父母俯側之膠駮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  
可爲小兒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爲獸或可爲  
草或可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  
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



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厯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爲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閔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

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閒者  
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  
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  
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  
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  
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尙盛者則生諸疾病先  
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故古之初爲道者莫不兼修  
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  
大至當作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  
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已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  
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

者也余見戴霸華他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傳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爲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尚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玖拾當作救卒即則後救卒方

也卒古  
猝字

參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籬陌之間顧眄  
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  
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  
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  
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肖即爲人使使  
腠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  
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  
知之可全身刻本作  
前審爲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  
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筭推三基步九宮檢八卦考  
飛伏之所集診託說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策皆下術  
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爲入

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  
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  
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  
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  
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  
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臥而聞人語之以  
所不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  
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  
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  
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  
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

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  
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  
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爲  
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  
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  
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  
亦勿荅也或有侍從嚱嗤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  
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  
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  
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意林引無秀字眉長五寸耳長七  
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意林引有佳字

金樓玉堂白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鋌之  
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  
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元武前道十二窮  
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  
仙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  
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  
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  
含元膽湯及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  
有蟲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旣脫者更生也  
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鷲  
飛蛇屈鳥伸天僂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

兔鷃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元龜薰之  
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裏塞之或以狼毒冶葛  
或以附子葱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  
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原注一作外  
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慰之以陽光及燒丙  
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  
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斗能夜  
視有所見矣或以大膽煎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  
華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  
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  
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



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元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日龍蹻二日虎蹻三日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環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剽能勝人也師言爲飛轉高則但直舒兩

翹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劉炁故也龍初昇  
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仙人而  
留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絕  
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蹻耳雖復服符  
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  
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  
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藥  
刻本作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辟  
之當重有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祕禁法思其身  
爲五王五王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注原  
四季或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  
作六月

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  
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  
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  
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  
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  
千斤金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  
丸冠軍丸徐長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  
原注一文黃原注一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  
作雀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守八

黃白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祕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爲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勤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爲趣欲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爲然哉余若欲以此

輩事騁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爲迂濶不急末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得已之無賴兼以道路梗<sub>刻</sub>作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飢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璧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

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爲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爲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鉉性白也而赤之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爲鉉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沙爲黿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爲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

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爲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

藏本作皆自  
由緣

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枉枯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爲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即成銀大女得其祕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

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簫簫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搆答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



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開開即嫺字也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之人及

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

辨即辨字也

作也其中或有

須口誅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

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止官中作之使官人

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

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論

藏本作詮非

曰史子心見

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

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傳太后太后不復利於

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

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官中而

令凡人雜錯共爲之者哉俗間染繒練尚不欲使雜

人見之見之即壞況

藏本無此字

黃白之變化乎

藏本無此字

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醬醕羹  
臠猶不成況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  
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  
古人何用金銀爲貴而遺其方也鄭君荅余曰老君  
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澆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  
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及欲爲道  
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  
利不恤軀命不修寡欲者耳藏本無此二字至於真人作金  
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  
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  
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僞也鄭

君荅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  
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  
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  
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  
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  
且夫作金成則爲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方  
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  
其能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  
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  
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  
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

之類也雉化爲蜃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故仙經  
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  
砂爲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  
中士也餐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  
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  
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藏本無此字  
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爲金河車可作  
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  
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  
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  
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

世所得也若我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爲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見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肯爲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肯爲也且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滓

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  
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爲之者  
非徒以其價貴而祕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  
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  
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姁女非婦人也  
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  
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藏本作肺犬血鼠  
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盃覆盆釜鑊大  
戟鬼箭天鈎則謂之鐵瓦之器也原注鈎一作鈎見用胡王  
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  
人之姓名也延刻本作近易之草或有不知元祕之方孰

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  
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爲耳劉向豈頑刻  
凡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  
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  
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藏本在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擣  
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  
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  
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  
如棗核者令厚二寸以蚓螻土及戎鹽爲泥泥釜外  
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  
糞火煨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冶銅



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爲簞簞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爲簞又以盛丹砂水以上二十七字當是小注一本如此作誤入正文耳又以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擣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汞作綠非汞者水銀也以上五字當是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簞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簞口以漆藏本作染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

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  
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  
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煨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  
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合治藏本內土  
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  
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  
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按自金樓先生以下  
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藏本無此二字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  
一斤又作白礬一斤藏本無此二字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  
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

所按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鑊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

按自角里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筩中一斤輒加消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內醇大醋原注或作醇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爲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筩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筩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筩成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篩以醯和塗之小筩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之鉛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爲候置小筩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大筩居爐上銷鉛注大筩中沒小筩中去上半寸取銷鉛爲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

器中須鈇銷內紫粉七方寸匕攪之即成黃金也欲  
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按寸已上當作  
方寸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甯  
長九寸徑五寸擣雄黃三斤蚬螻壤等分作合以爲  
泥塗裏使徑三寸匱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  
火上令極乾內銅甯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  
覆以蚬壤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甯  
口亦可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甯復出入如前法三  
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甯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  
以爲爐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  
內水銀銀動則內鈇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

地即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牡  
荆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九日  
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  
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  
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  
壽與天地相畢以杼血朱草煮一九原注杼一作樗以拭目  
皆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九投水  
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雞血塗一九懸  
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  
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九從月建上以擲敵人  
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

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

以白犬血塗一丸

刻本有置六陰之地五字藏本無

投社廟舍中其

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免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

廚玉女立至可俟

當作供

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

丸持入水水爲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

衣不需也以紫莧煮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飢以

慈石煮一丸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

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以蔽人

中則隱形舍一丸北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

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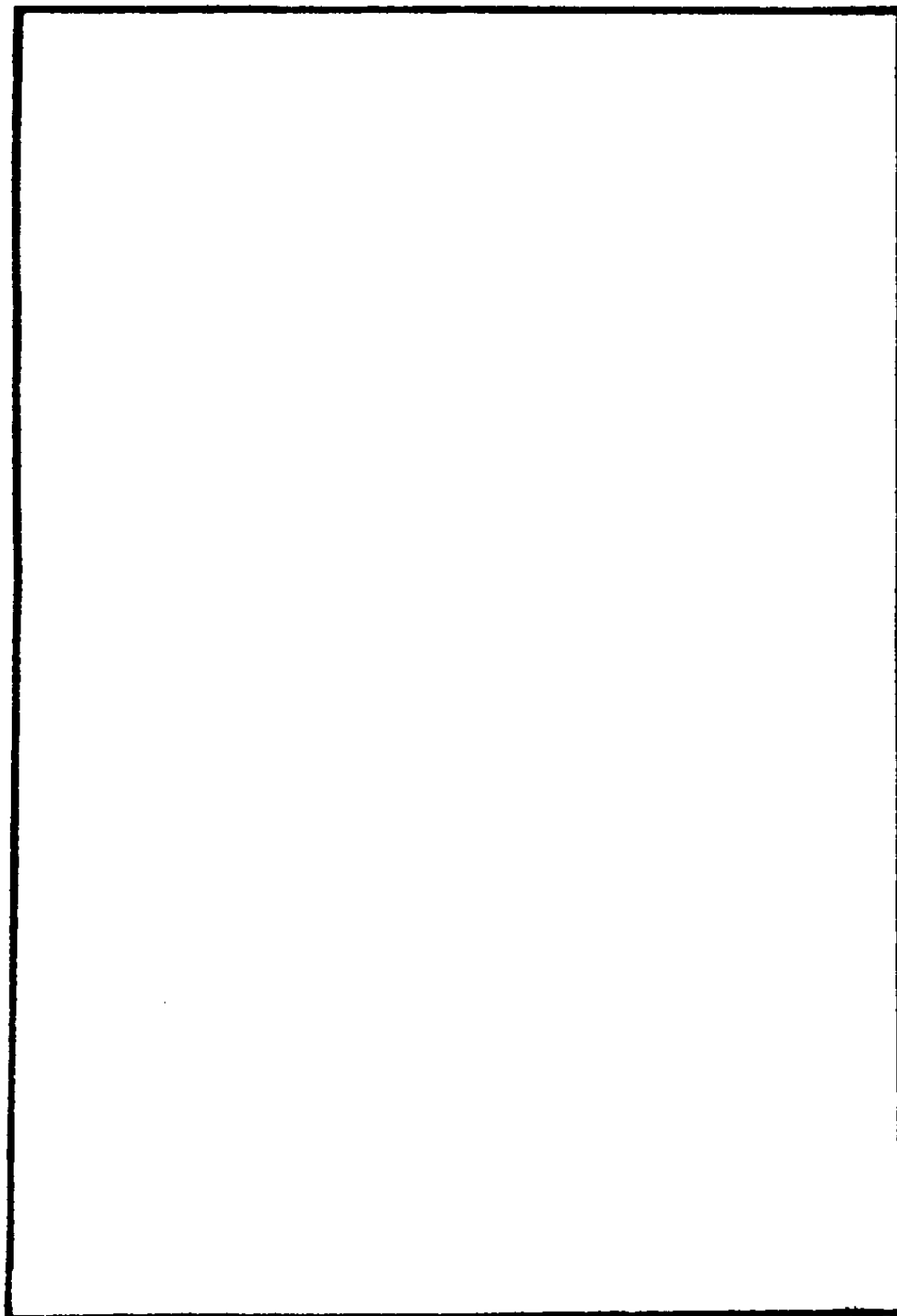
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

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內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木徙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元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悉其意用之耳

按自務成子法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守九

登涉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爲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日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邪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

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  
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  
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  
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則其地君長不  
可作也按周公域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  
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  
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  
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  
不以戊己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  
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恒山太山  
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

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人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顧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

昔張蓋

原注一作蓋

踰及偶高

原注一作豪

成二人並精思於

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日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

言未絕而來人即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  
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  
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鄒原注一作鄒伯夷者遇疑之

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  
自共樗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  
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蒸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  
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餘犬悉  
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  
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鄉  
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  
即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

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  
八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爲害乎余  
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  
門人曰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  
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僣僣前  
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  
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  
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戊當作  
五月未原注一作戌當六月卯七月甲當作八月申  
子二字當九月寅十月辰當未十一月巳丑二字當  
十二月寅當作酉此以寅午戌逆行於正五九月亥  
卯未順行於二六十月申子辰之於三七

十一月亦逆行巳酉丑之於四入十二月亦順入山  
行而各忌之也諸本皆訛錯不可通今訂正  
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巳上  
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祕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  
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  
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  
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爲山神所試又所求  
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  
與虎狼毒蟲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  
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  
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近代達者嚴君  
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厯明時剛柔之日

古言當作詩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  
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近才庸  
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爲恥揀善日不亦慙愚哉每伺  
今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  
玉鈴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祕術而不爲  
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  
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一道之  
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  
餘卷事不可卒精故鈔集其要以爲囊中立成然不  
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  
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



內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戶凡六癸爲天藏六己爲地戶也又曰避亂世絕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沈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當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皐大陰將軍獨聞當作曾開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

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  
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爲青龍六乙爲逢  
星六丙爲明堂六丁爲陰中也三三比成既濟卦初  
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  
尺此四字當是小尺注誤入正文合二丈一尺原注一作顧視九跡一步三尺  
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有此下當有左足  
次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  
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復前此下有  
左足次前四字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  
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也  
抱朴子曰靈寶經曰當所謂寶保當作日者謂支干上

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祕祝

祝曰臨兵闕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  
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  
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太平御覽八百六十六引作足向後喜來犯人  
人入山若夜間人御覽引若作谷音聲大御覽引語  
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御覽引  
超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  
暉御覽引又或如人長九尺御覽引衣裘戴笠名曰  
金累御覽引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  
以名呼之原注下飛字或作龍即不敢爲害也抱朴子曰山中  
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御覽引  
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  
三字

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

御覽引者有人字

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爲害山水之間見吏人

御覽引者名曰四微御覽引有以呼之名御覽引即無此字

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

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

矣一法以葦爲矛

矛舊誤作茅今校正

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

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

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

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

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

者鹿也辰日稱兩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

公子者蟹也已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麀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舊脫此字今依御覽引補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神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舊此二句誤倒今依御覽引乙正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蠍之道抱朴子曰昔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

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爲此二蛇所中即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即焦枯今爲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元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

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頭而手縈之畫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雖藏本作以繞頭頸不敢嚙人也自不解禁吐炁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爲蛇所中左取三口炁以吹之即愈不復痛苦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遙爲作炁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炁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吳蛇數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



平雄黃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

有效也又麝

藏本有香字

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

運日鳥

按運皆當作雲見下又劉達三都賦注作雲字與此正同

及蠃龜亦皆啖

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蠃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

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雲

藏本作日曇誤

藏本作

鳩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

吳蛇吳

藏本無此字

蛇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

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吳蛇

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見吳蛇在涯岸間

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吳蛇但浮水上禁人見

有物正青大如綬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

而死故南人因此未吳蛇治蛇瘡皆登愈也或問曰  
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荅曰  
中州高原當作原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  
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蠚也又有短  
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  
蜩狀當作大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  
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  
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  
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  
又有沙蟲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晨暮前跋涉必著  
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

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  
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  
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  
蟲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蟲墮  
地也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  
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芫皆辟沙蟲短狐也若卒  
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  
蒜等分合搗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  
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咬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  
五茄根及懸鉤草菑藤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搗  
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

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  
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  
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具一者則  
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巖  
底岫不必有網罽之溫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  
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葦草耐冬煎獨  
搖膏茵芋元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  
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  
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臥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  
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臥冰上  
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臥石上及秋冬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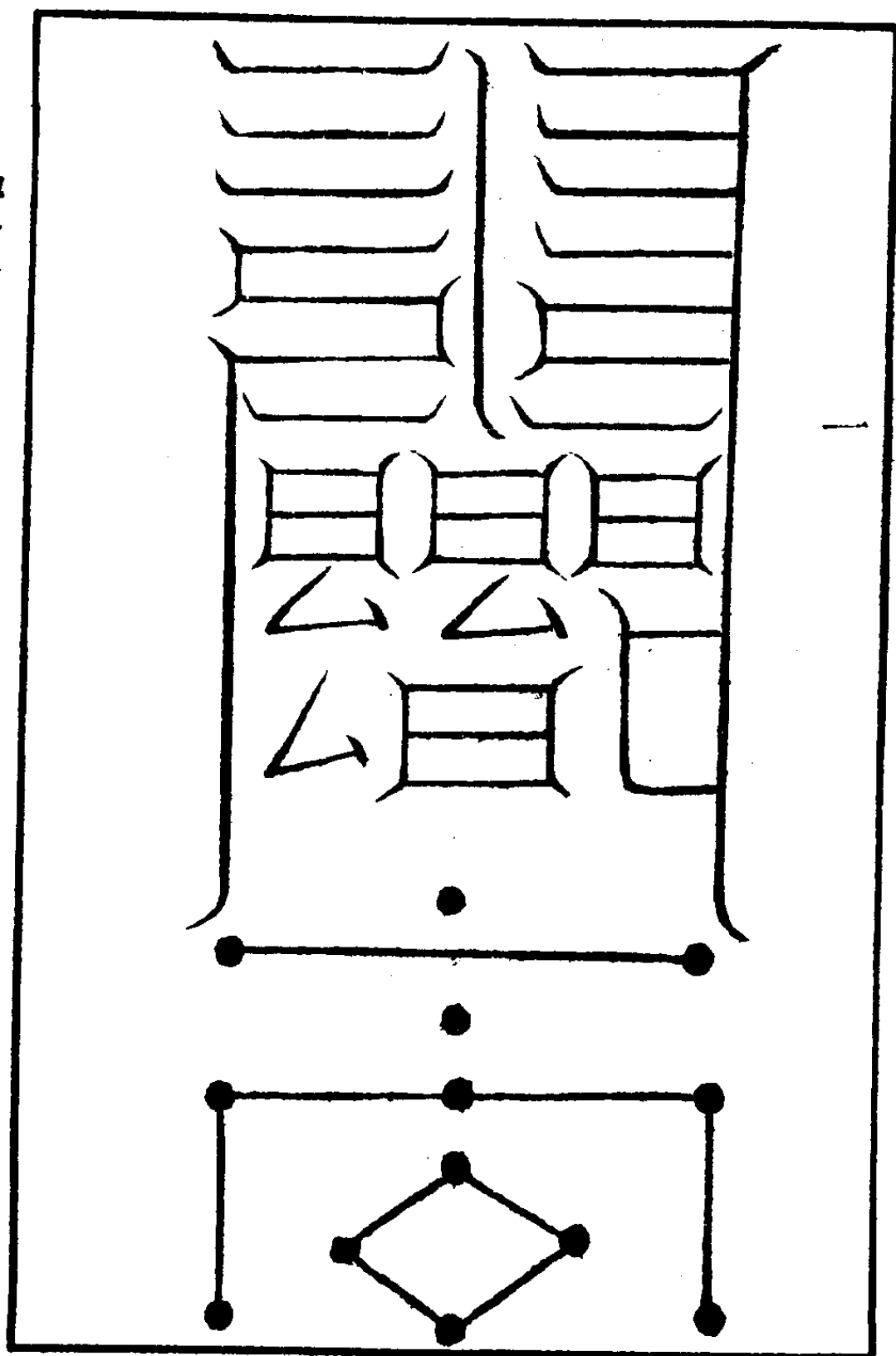
風寒已試有驗祕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  
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  
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  
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  
水符蓬萊札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  
五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原注或作逢河伯  
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  
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  
礬石曾青也按當衍雌黃脫茲皆粉之以金華池浴  
之內六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燒爲之銅成以剛  
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牡銅以爲雄劒取牝銅

以爲雌劍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原注一作座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

却其次服鶉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慈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胎四十九真祕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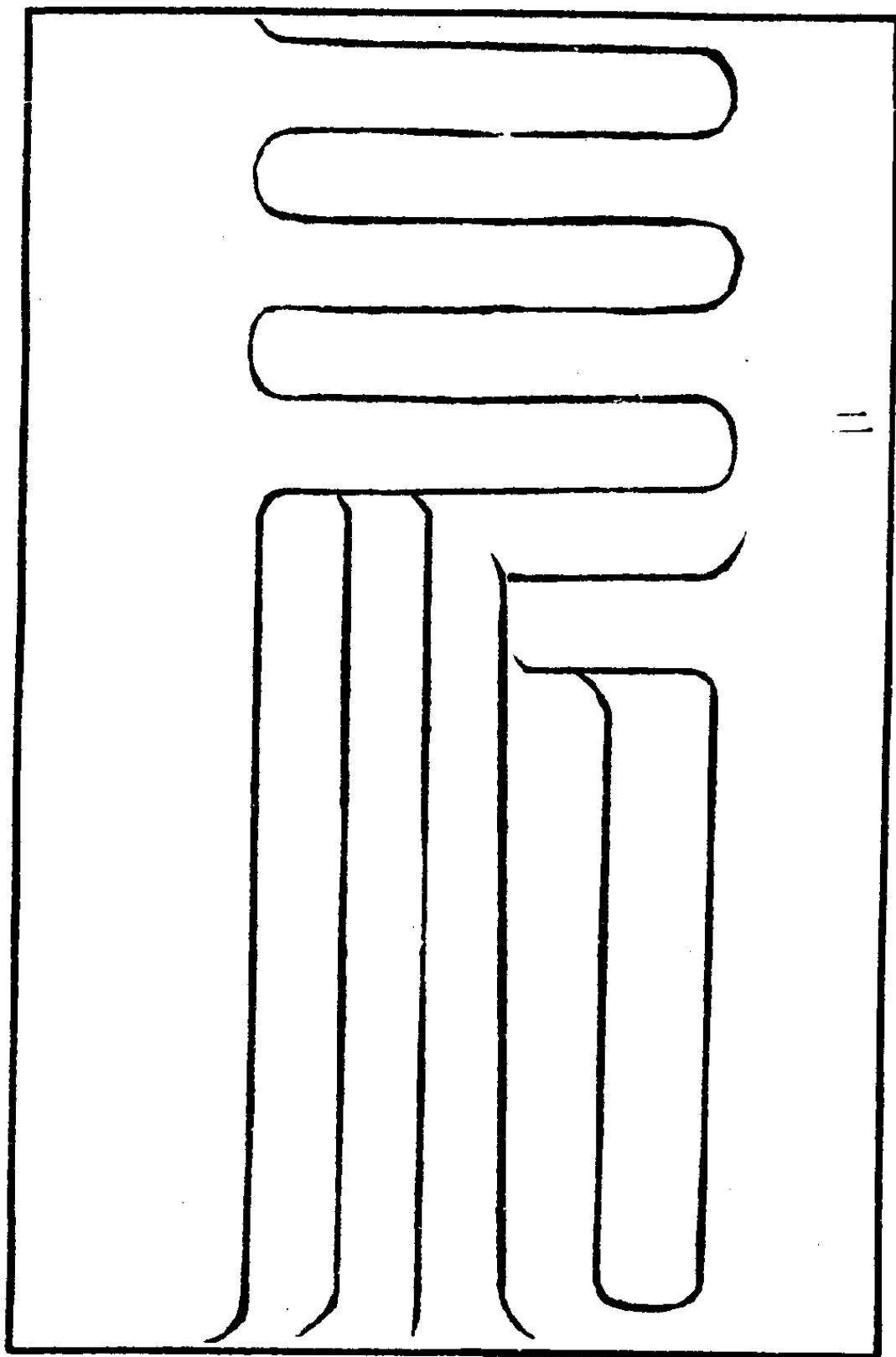
入山符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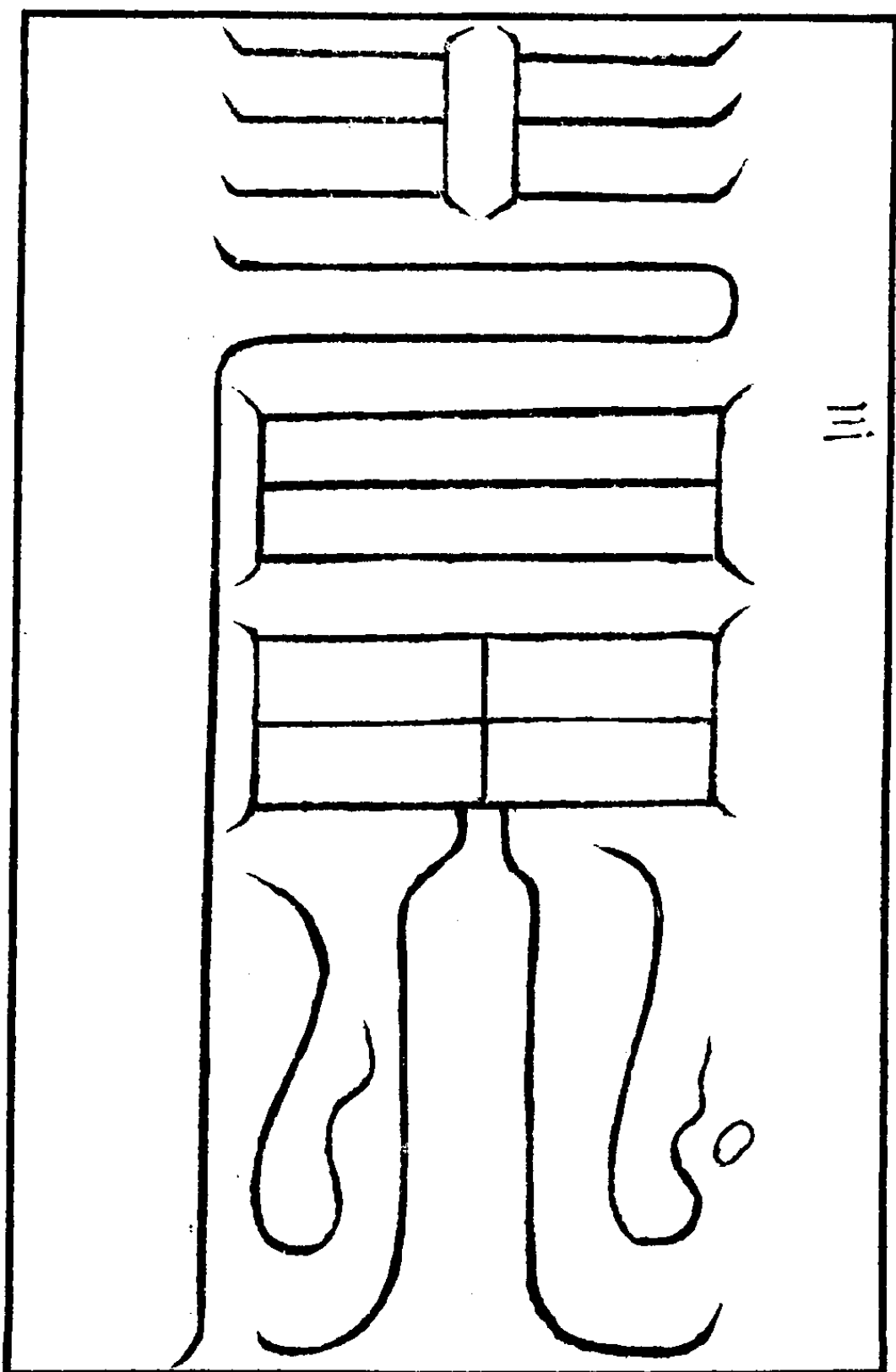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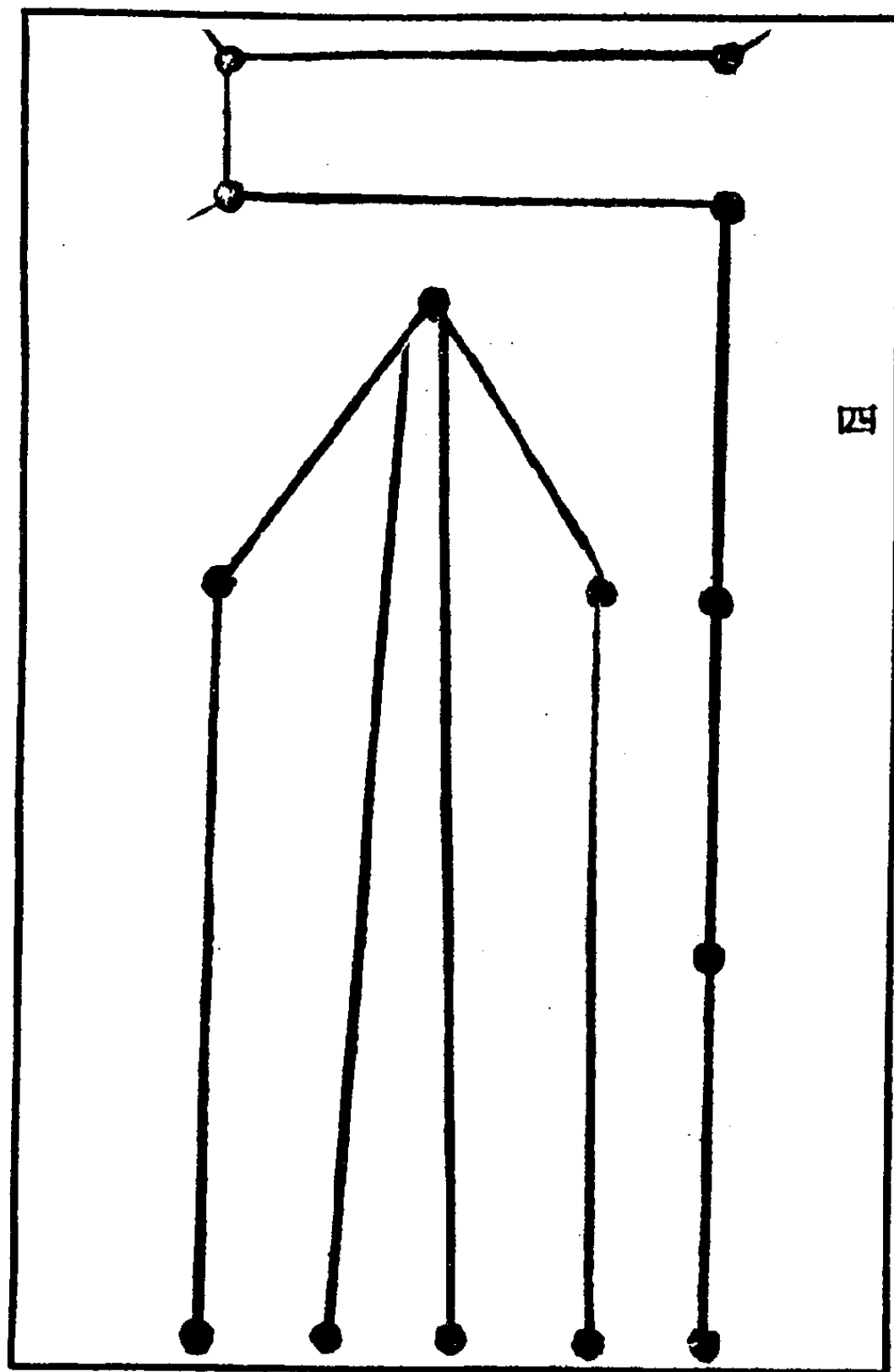
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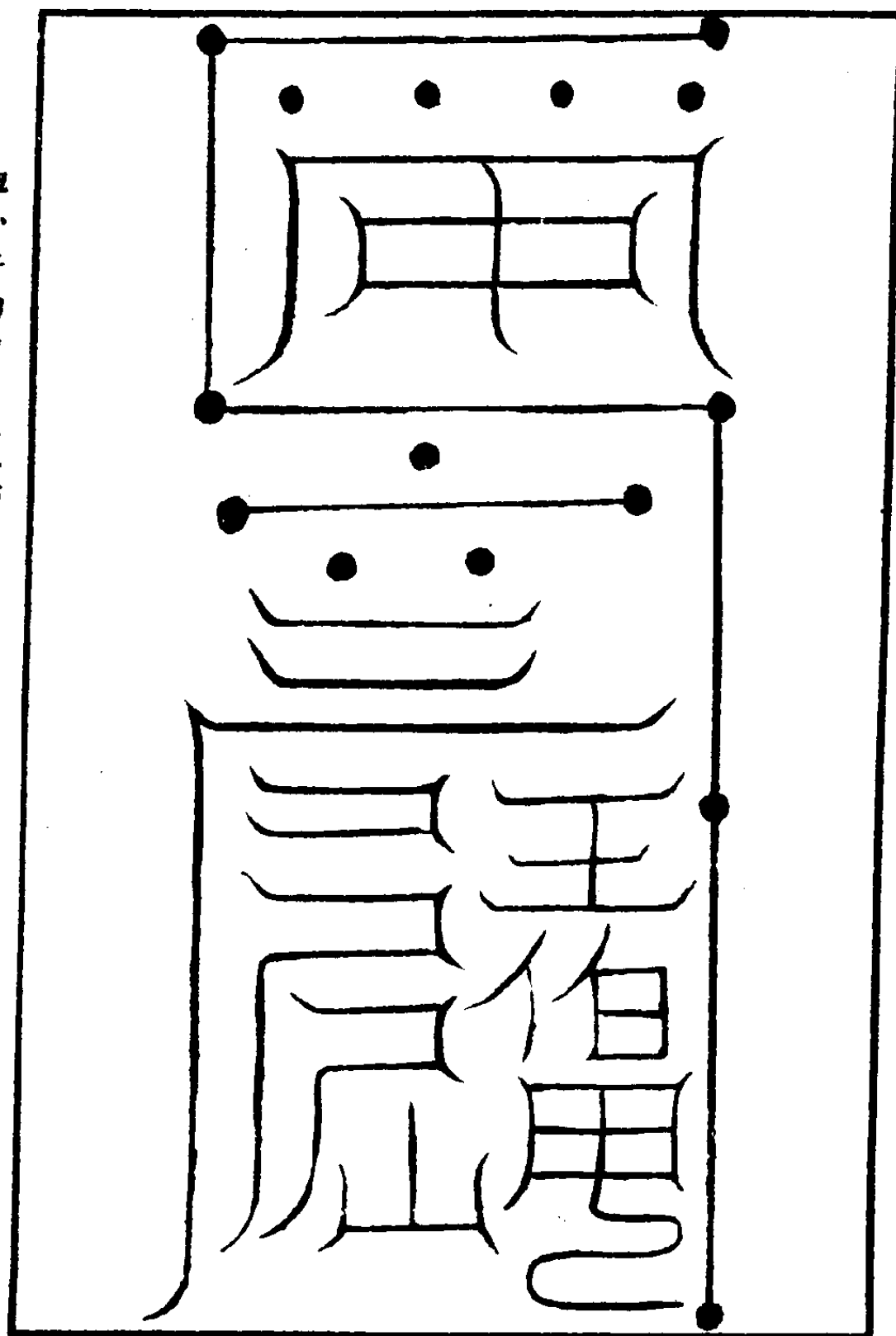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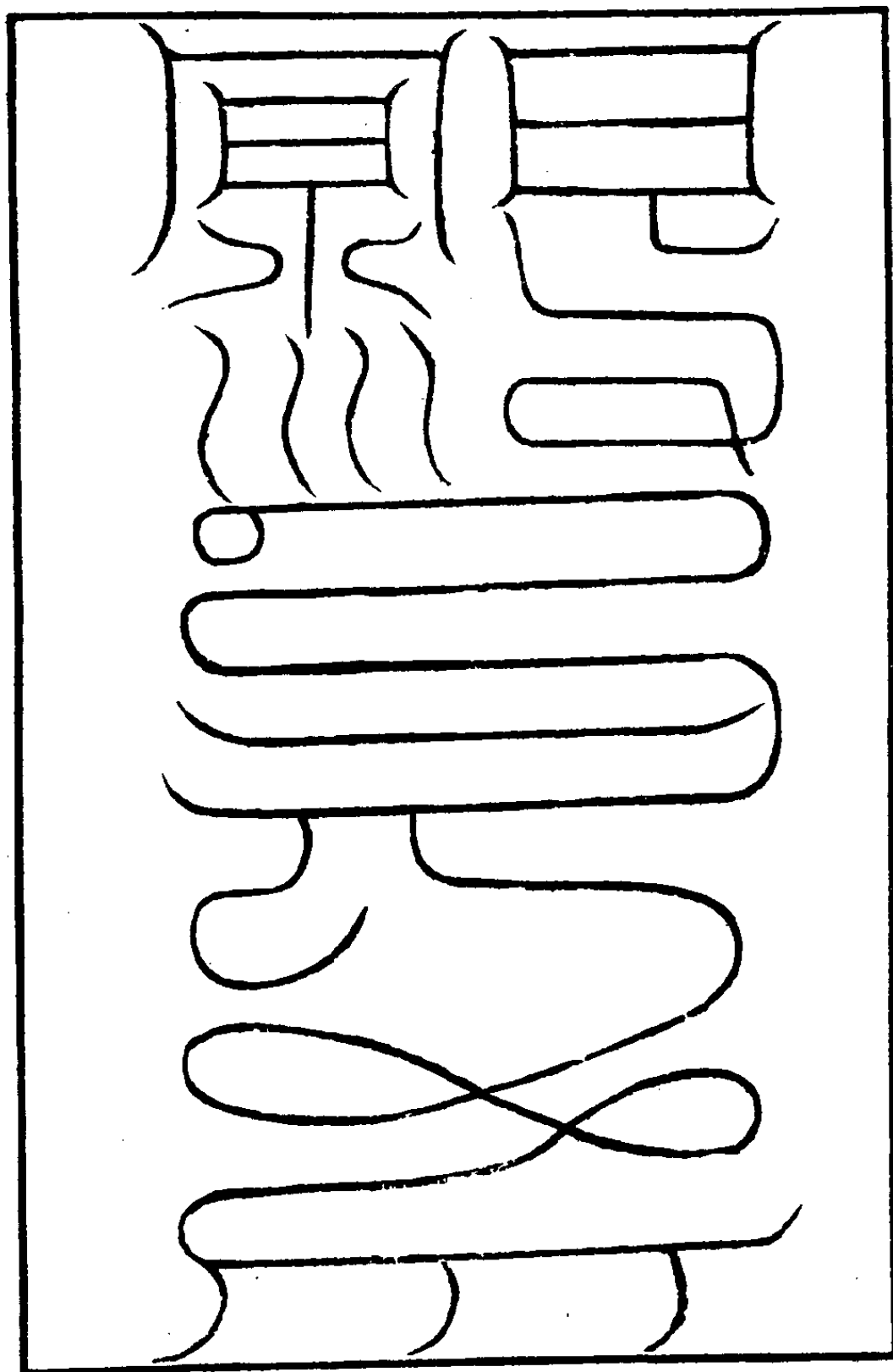


五

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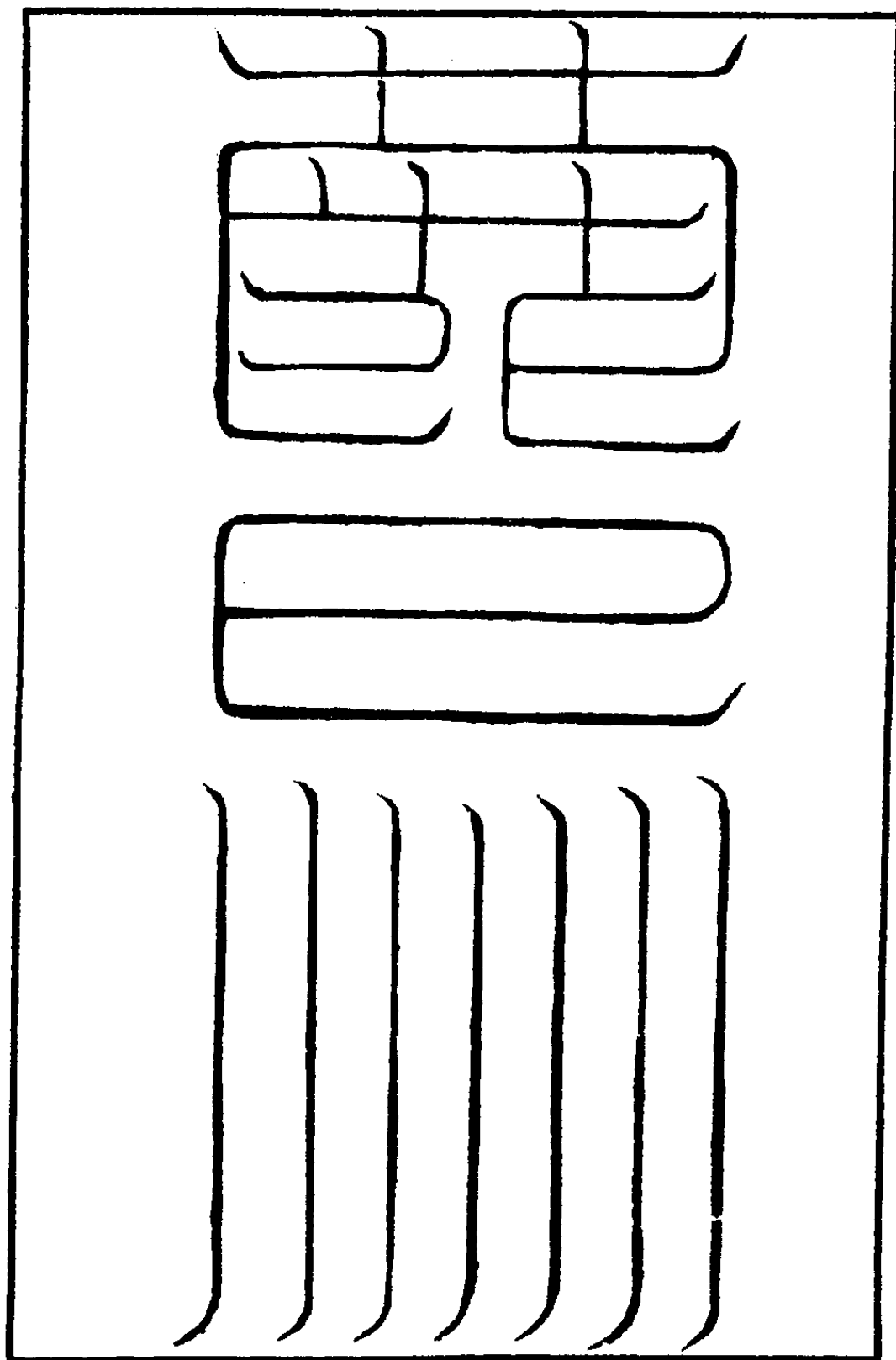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  
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  
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  
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  
衆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  
氏未六字疑附注  
之語誤入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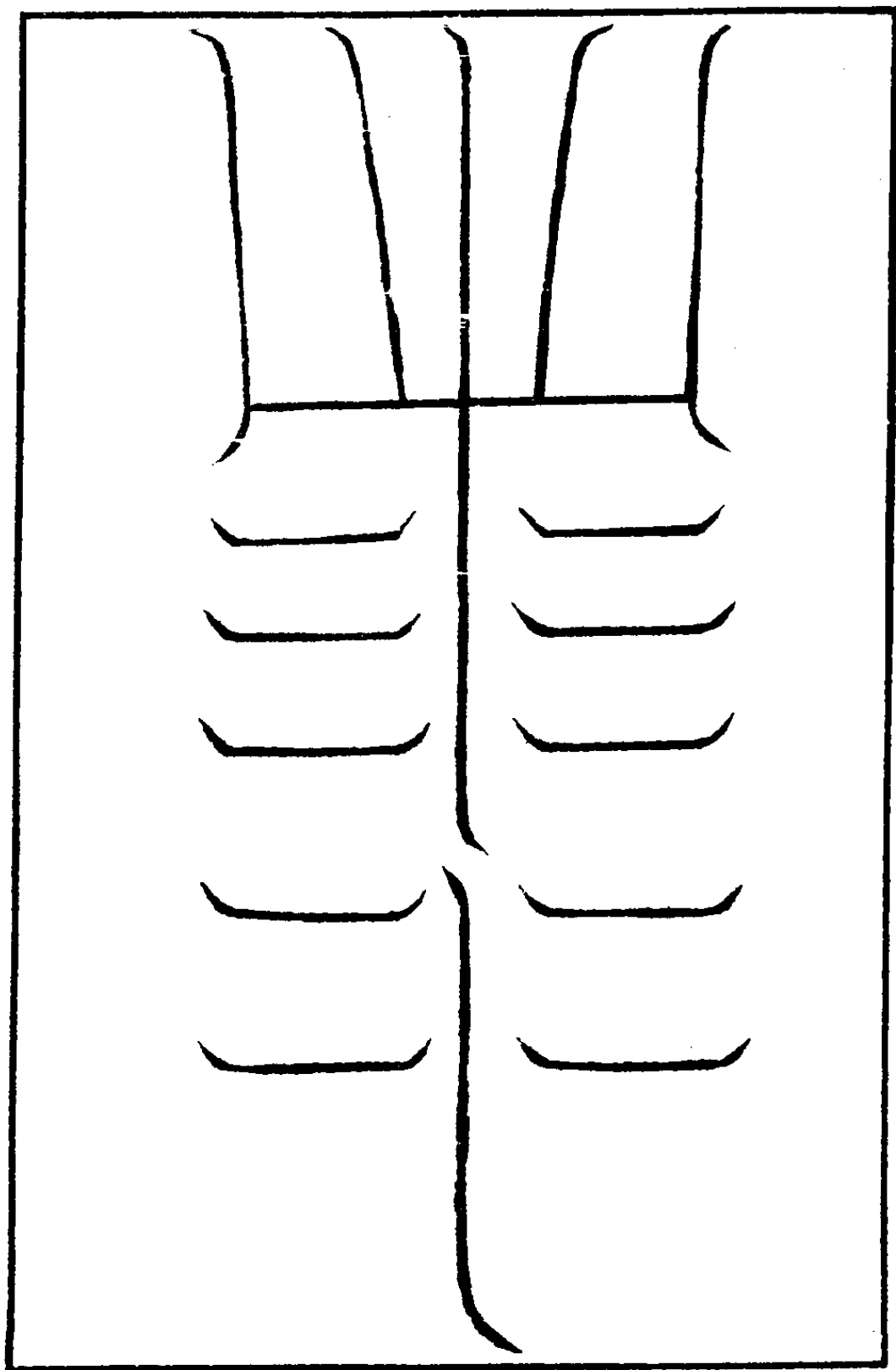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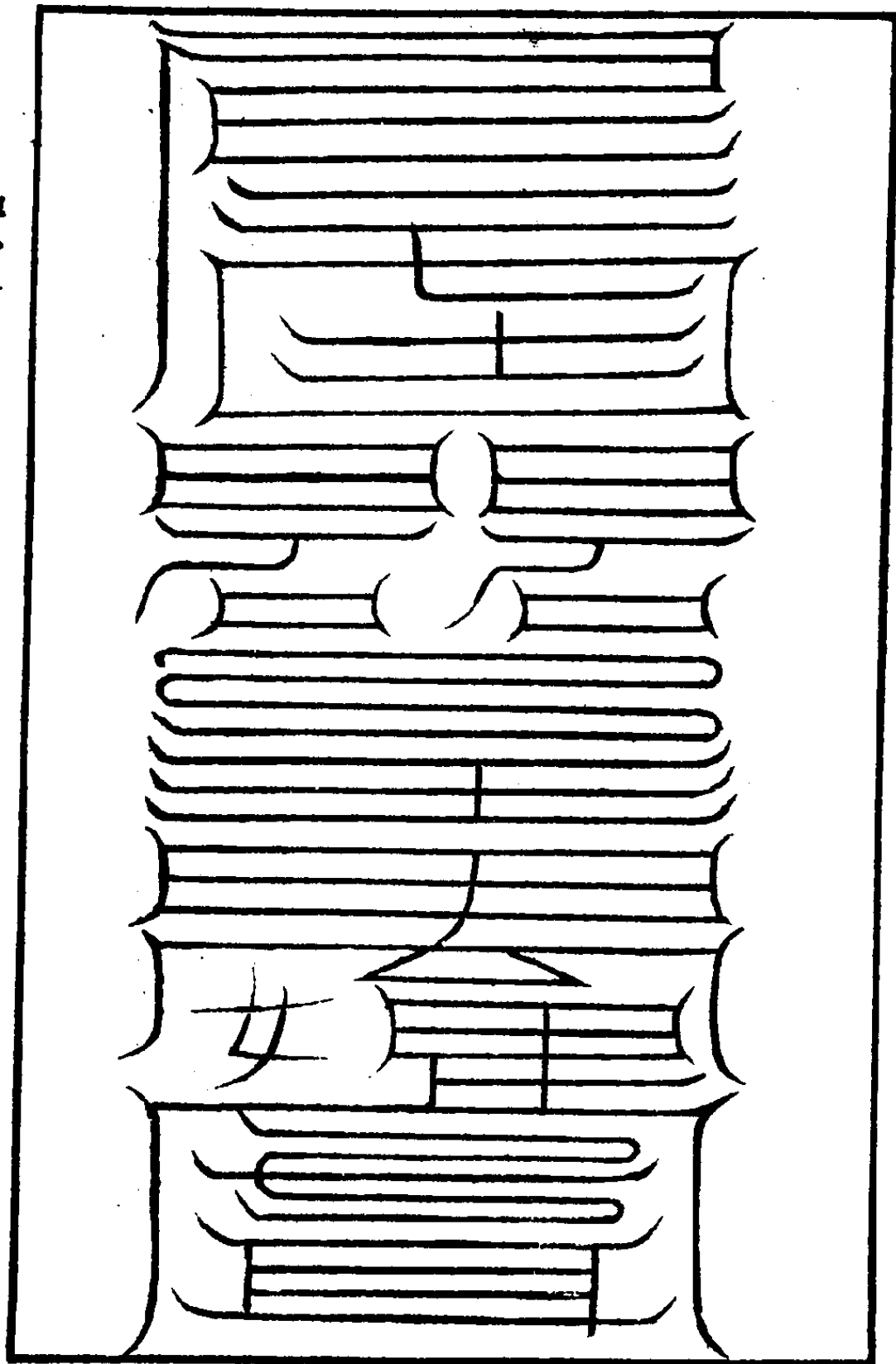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  
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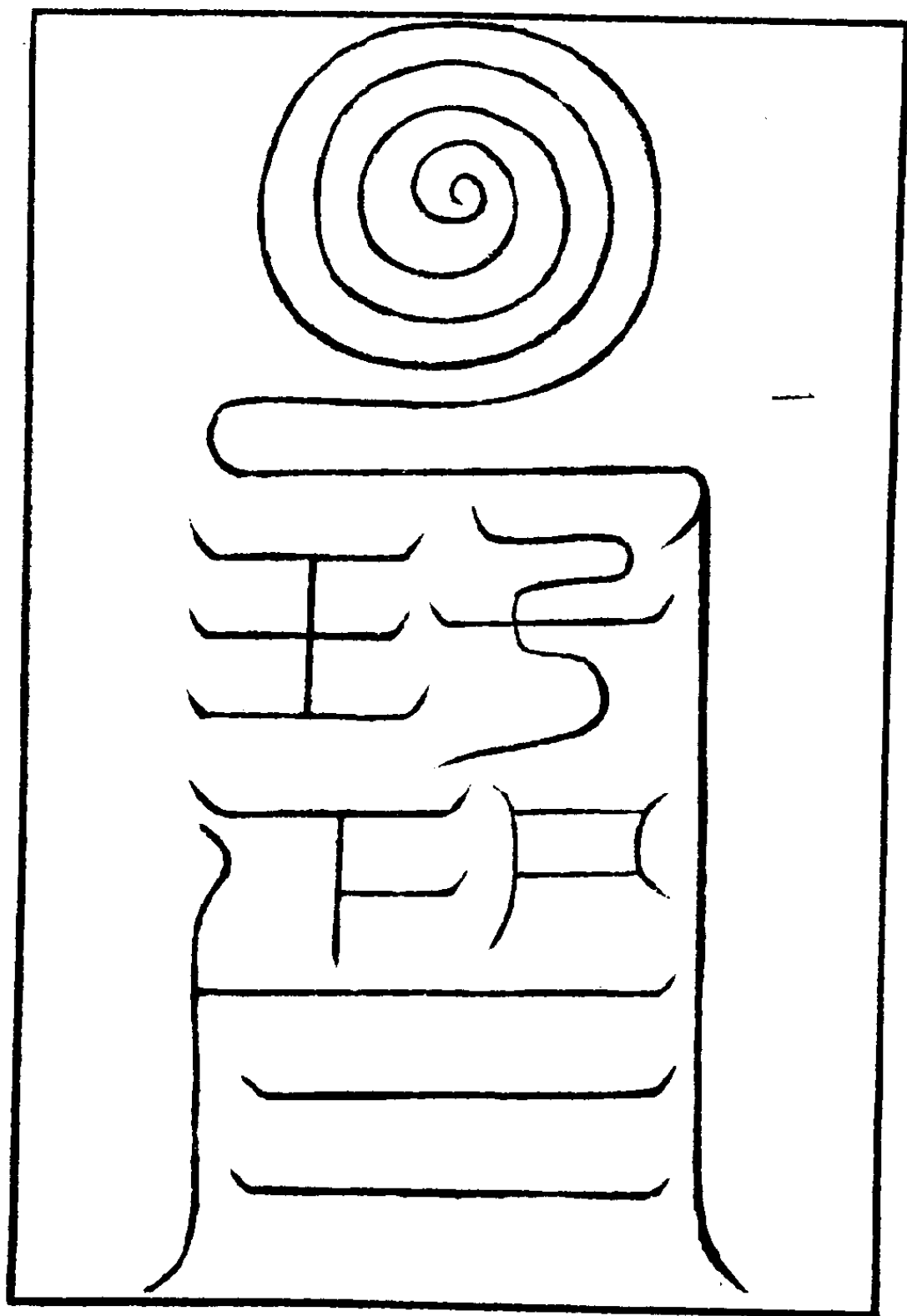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  
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  
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祕也開山符以千歲壘名山之  
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祕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  
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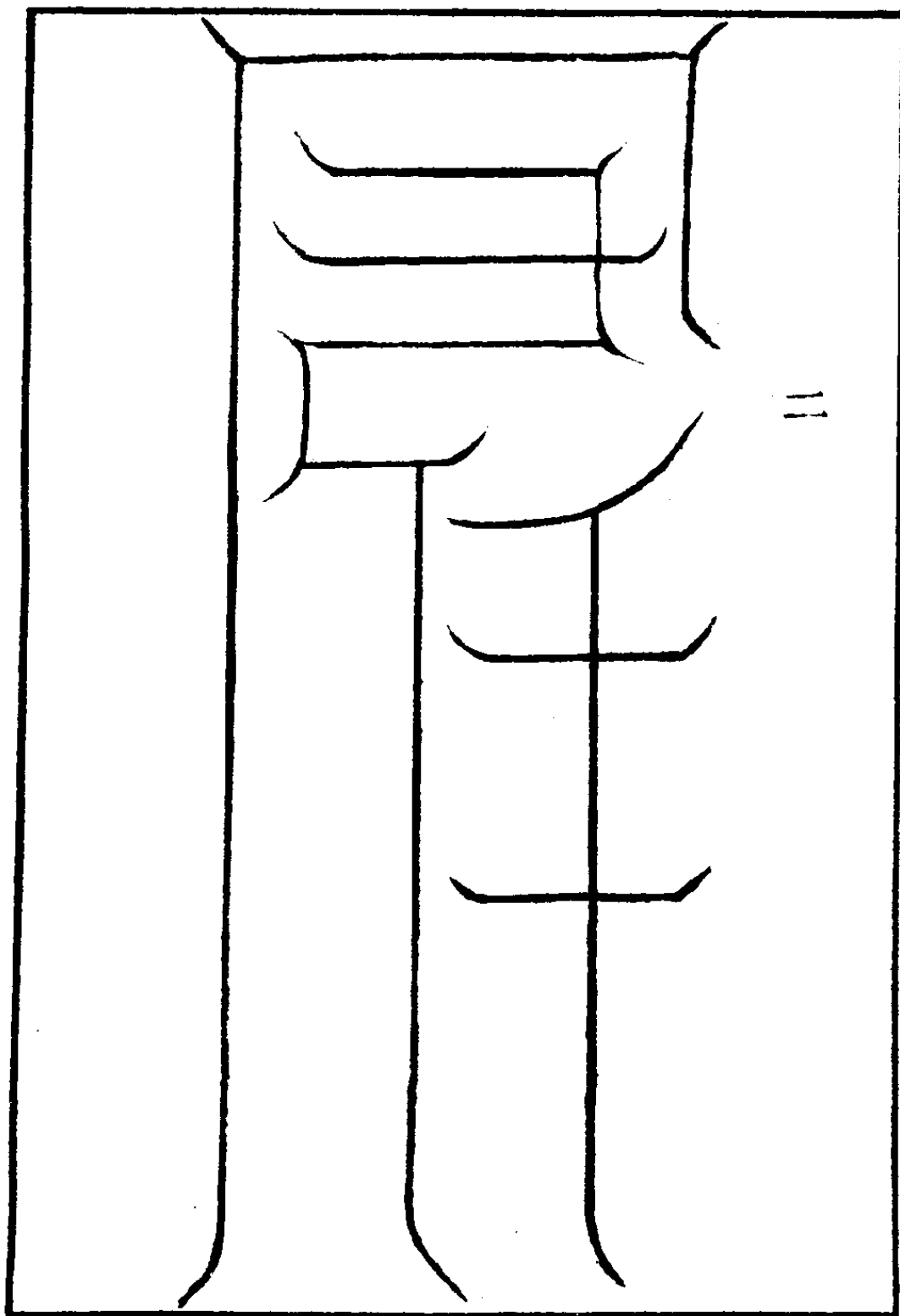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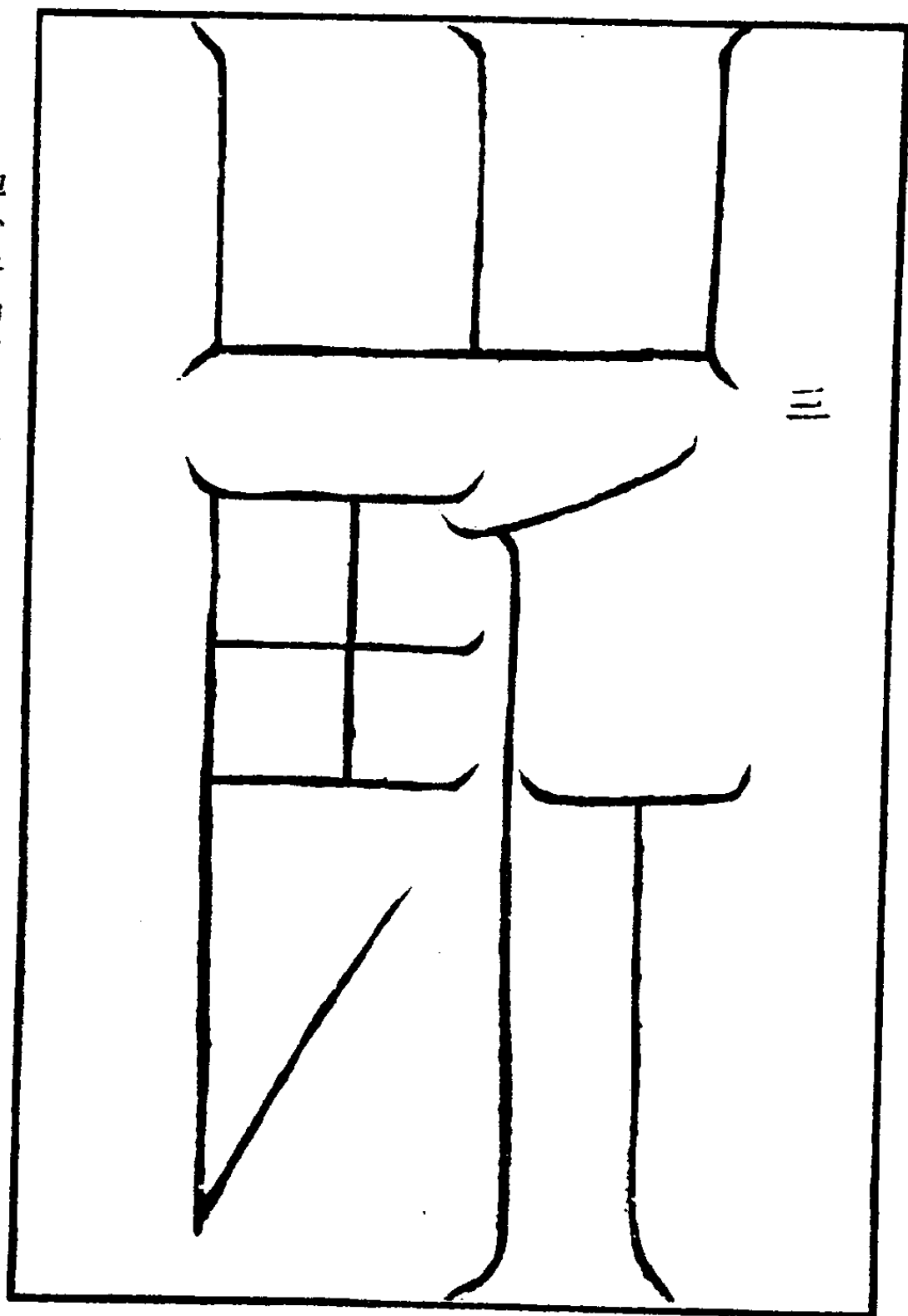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  
也以棗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疑有  
缺仙人陳安世符矣

入山佩帶符



二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九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干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爲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爲人開方三尺可得炁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事類賦引無理如縵有事類賦引無自本徹末事類賦引有者字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爲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

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爲導毒藥  
爲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  
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  
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  
有爲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當作義即釵字也刺瘡中其  
瘡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爲獸專  
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者不安食柔滑之  
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得之則須刻木  
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  
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  
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班蜘蛛及七重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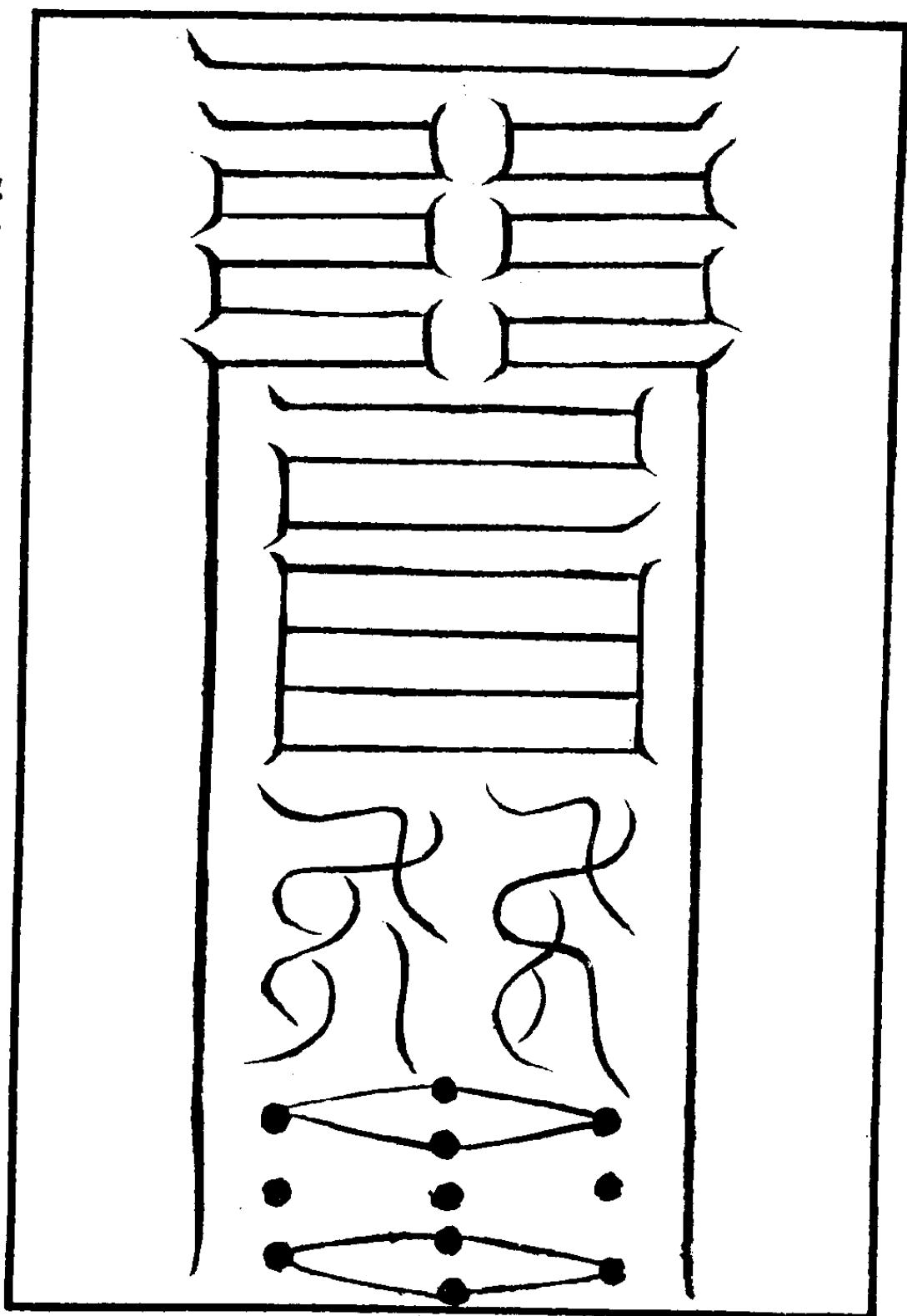
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只以塗  
蹠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  
況妙於茲乎或問爲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  
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  
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  
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  
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  
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  
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  
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鼃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  
此潭爲鼃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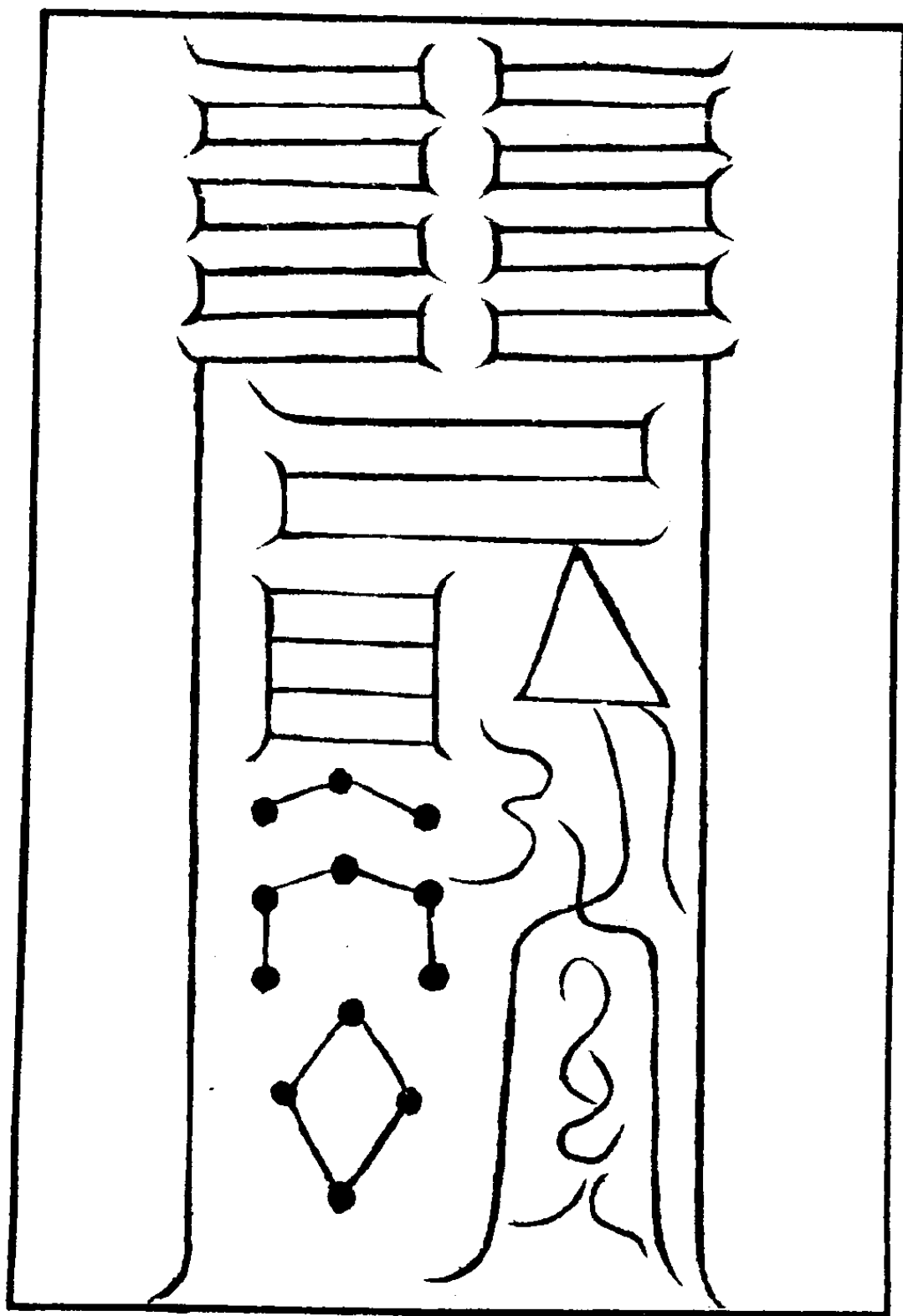
眇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  
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龜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  
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龜出羅列死於渚上甚  
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  
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爲朱鳥令  
長三原注一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若  
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炁以刺白虎上則亦無  
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炁畫地作方視曰恒山之  
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  
關因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  
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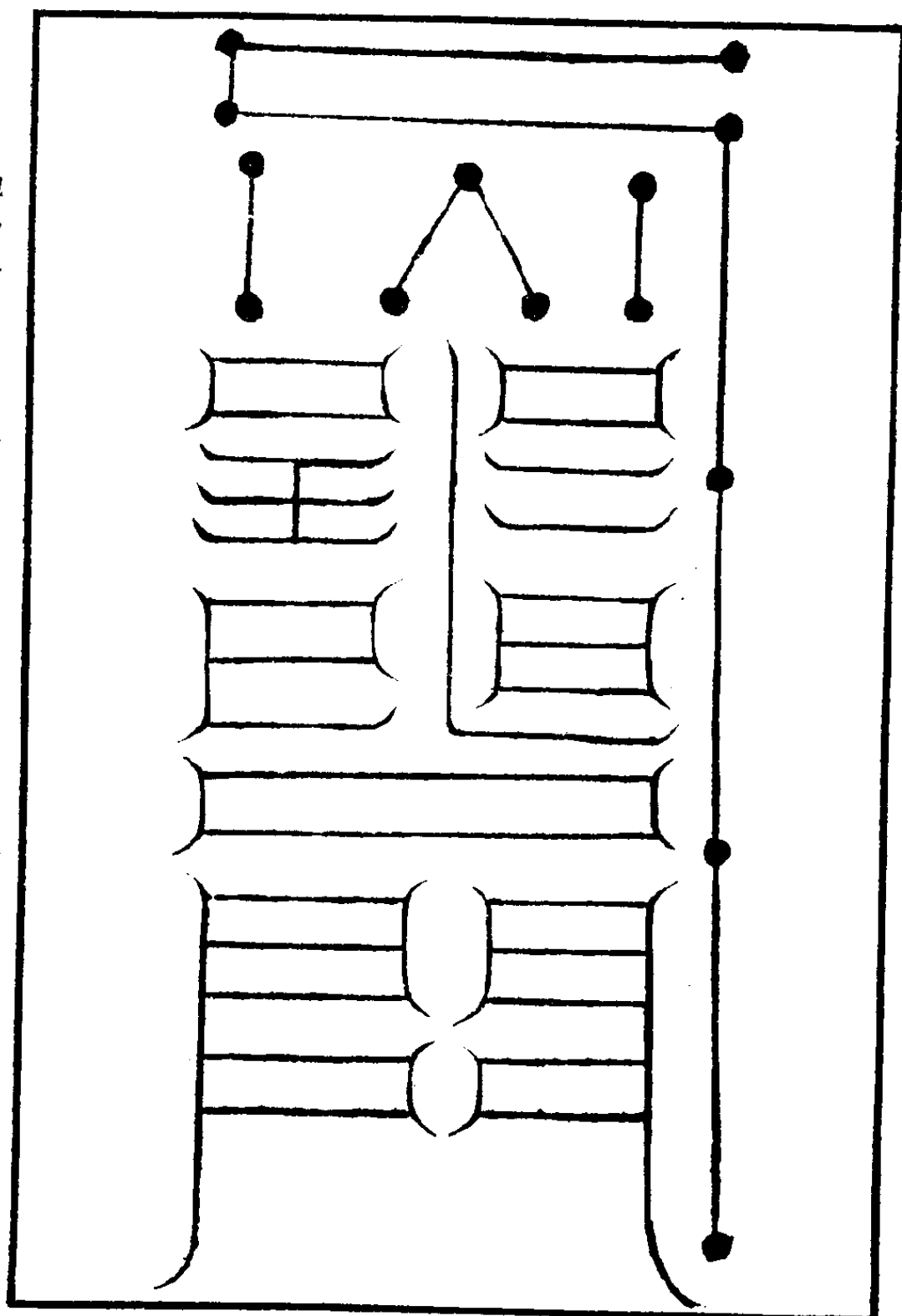
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  
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  
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

附注之語  
誤入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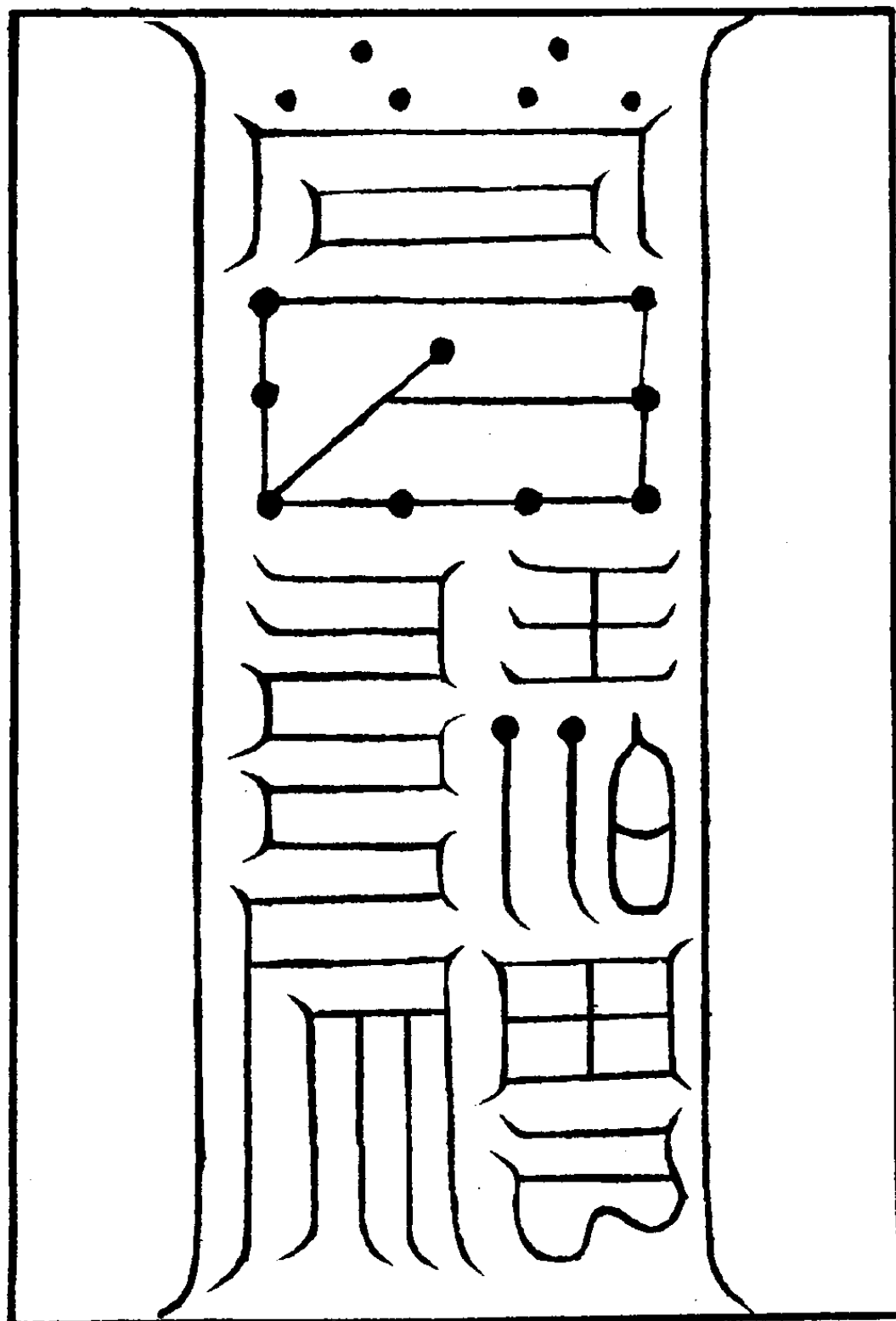
末五  
字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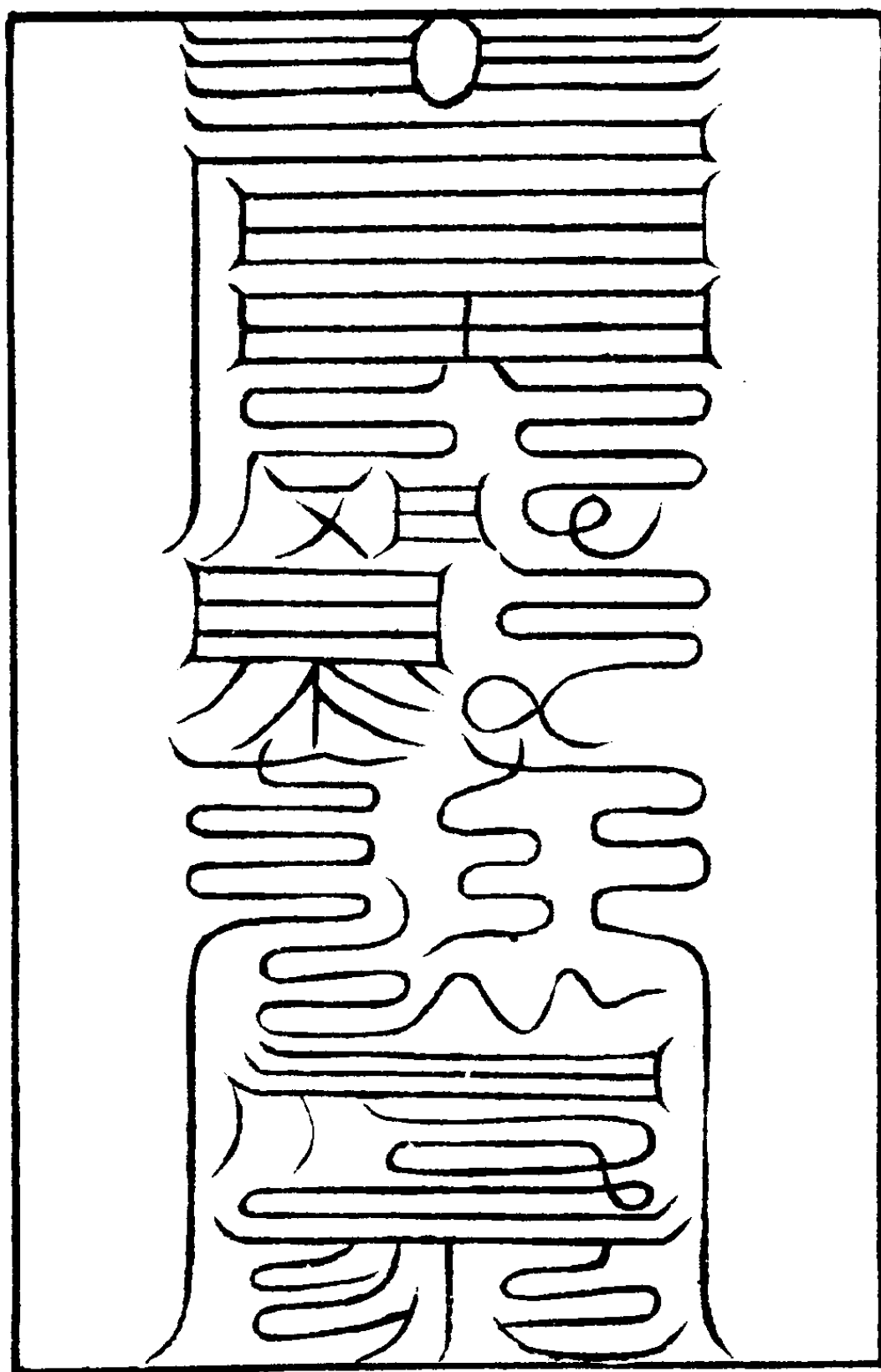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守十

地真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

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敵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令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室得神丹金訣記

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  
日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  
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  
遠刻本作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  
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  
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  
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  
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揚空元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  
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元涉黃城闕交錯帷帳  
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  
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

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  
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  
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  
一之大畧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  
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  
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  
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  
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  
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  
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敵白牲之血以王相  
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安

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蠍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迸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或臥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厯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厯試有驗之道也



抱朴子曰元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真一同  
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爲暢元者正以此也守元一復  
易於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目刻本作日元一但  
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  
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  
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元一并思其身分  
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  
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  
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  
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  
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師言守一

兼修明鏡其鏡道成

刻本無此字

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

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藏本作弱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爲也未成之間無不爲也採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

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却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爲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旣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

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  
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  
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餌八  
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攘外來之禍也或爲  
鬼所冒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爲精魅所侵犯  
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  
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  
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遐覽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威揚藝文不貴徒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壟畝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頽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祕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明師鄭君但恨子弟當作不慧不足

以鑽至堅極彌高耳於時雖充門人之灑掃旣才識  
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  
得以爲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鬚斑白數年  
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  
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  
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  
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  
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  
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卹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  
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  
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明坐侍坐數人口荅諮

問言不輟響而耳並料刻本作聰聽左右操絃者教遣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厓巖



不堪他勞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事盡誦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其書皆當決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之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

君聰慙邈近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  
受之初復所不敢爲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  
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  
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  
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爲  
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文  
天文刻本作地人二字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  
元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十  
藏本無此字非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真經墨子枕中五  
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  
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原注一作都一經甲乙經一百

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  
經十卷元陽子經元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救經子  
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當作內經內寶經  
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  
子心經龍躋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躋經  
蹈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臥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  
芝圖菌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  
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王藏本作玉彌記臘  
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  
玉策記八史圖入室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九竒  
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

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

壺

原一作注臺

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廚食經步三

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

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

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

原注一作氣

經枕中黃白經五卷

白子

原注一作帛

變化經移災經厭禍經中黃經文人經

消子天地人經崔文子時後

原注一作時候

經神光

原注一作仙

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天經包元

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廚經微言三卷

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閣記

原注一作闕協

龍子記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

陽子經元洞經十卷元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

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

原注一作通

成經五卷

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

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

藏本

作今華山經鳳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

安神記去上子黃山公記王

藏本

子五行要真經小

創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

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元元

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

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

藥治作祕法三卷登名山渡江海勅地神法三卷趙

太白囊中要五卷人

按人當作入

溫氣疫病大

藏本作太禁七

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  
官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畢  
高丘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  
經立功益筭經道士奪筭律三卷移門子記鬼兵法  
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郊公道要角里先生長生集少  
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  
荆山記孔安仙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却老  
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  
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元符三卷  
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

符六君符元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  
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  
朱雀符元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  
老經符七符大捍厄符元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  
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蹠符消災符八卦符監  
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  
女符元精符玉厯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  
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  
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廚龍胎石室三金五木  
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  
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

老君皆

疑當作者

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

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

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

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

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

意林作帝

成虎此之謂也

七與士但以倨

倨舊誤作鋸今校正

句長短之間爲異耳然今

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其知其不定也世間又

有受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

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

但當不及具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爲道

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劔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



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旣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祕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委質爲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

壇委綰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爲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溫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絕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藏本作功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冢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己姓名著紙裏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謨

議已者必反自中傷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處也又家有五嶽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爲婦人感面即爲老翁踞地即爲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

壤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閒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譜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驪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令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沈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

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  
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識記莫不  
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待  
仙藥之撲當作撲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守十一

祛惑

抱朴子曰凡採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  
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  
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  
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  
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  
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  
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挹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  
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  
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

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  
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  
薄無奇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  
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  
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緇褐必無太牢之饕錦衣  
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  
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  
復未易古人之難當作難之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姦佞似  
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銜沽虛而類  
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  
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爲足事故也見達人而

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屑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爲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



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蒼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爲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効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爲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爲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僞物焉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元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

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爲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  
州稽使君按揚當作廣稽當作稽謂稽含也外篇自  
敘云廣州刺史與晉書洪傳同又含傳不  
云爲揚州皆可證也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鳴掣縮似  
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  
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競稱藏本作  
竟守歎之饋  
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樂李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  
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  
而強曾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爲虛  
言言之不忤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  
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  
爲人長大美髭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

云千鐘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  
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  
舜耳舜是孤瑩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厯山漁于  
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  
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  
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  
誕承厯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  
舜爲事吾常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  
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  
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  
生仲尼眞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顙似堯其項似臯

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  
微然爲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  
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  
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  
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王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搗原  
一作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  
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  
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  
聞之病七日而沒於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  
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  
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

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  
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  
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  
之以爲戲笑然凡人間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惜耄廢  
忘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  
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  
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  
有名無實使世閒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僞亂  
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  
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  
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

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爲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己亦慙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爲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今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爲

此罪見責送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  
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  
會僇佗子王喬諸仙來按行吾守請之並爲吾作力  
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  
云從崑崙來諸親故競藏本共問之崑崙何以疑作  
荅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  
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  
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  
李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  
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  
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此莫不愴然含悲又見崑

崙山上一面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  
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虎蛟蛇長百餘里其中口牙  
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  
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  
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  
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  
陽字子淵俠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  
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  
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鵠鵬鵬舊  
誤作鵬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濟快  
今校正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於時聞誕此言了



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舅都者與一子入山  
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舅當有都字曰在山中三  
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  
地窈窕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  
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巇及到天上先過  
累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  
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  
失儀見斥來還令常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復舊誤作後今  
校正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  
寡人遂見謫守天廚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舅都  
爲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

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頗因事  
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  
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傳言已  
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閒忽然自去不知當衍此二字其在  
其當衍此字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治鍊術數者以諸  
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爲論釋皆無疑碍故爲遠識  
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當衍此字耳後忽去  
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爲白和於是遠近競  
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曰和子弟聞和再出大  
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  
已陳之芻狗旣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

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僞也余恐古強蔡誕項曼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閒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見之當見之前白篇前退覽仲理者爲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真一

嘉遜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祕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件謂榮顯爲不幸以玉帛爲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峩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

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眞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跚玄極攸敘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戚則偶象頓顙而滂沱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

條吐葩摧高則峻極積淪竦卑則淵池峩峩疵清則  
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  
著弘勲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竝化忽崇  
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耋之嗟竊爲先生不取  
焉蓋間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  
月無君皇皇如也恥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  
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  
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  
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  
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遣穢者若  
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勲格上下惠沾八

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  
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  
不致群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  
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  
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  
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翳景  
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  
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騄  
踠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竝默則子貢與暗者  
同口咸瞑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  
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

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鼙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招菟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獎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時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荅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沖漠不役志



於祿利故害辱

藏本作害而

不能加也不踞峙於險途故

傾墜不能爲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間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愆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蕃武爲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暫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鸞本意林從不絳網麟不墮羿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

之徒曾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蒞醢羸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菹荆卿絕臙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祿厚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

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疾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滕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慙乏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䟽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

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  
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  
頸也蓋徹鑒所爲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  
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  
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  
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  
以身名竝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  
而貪榮之欲不減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  
溼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  
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  
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

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  
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  
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  
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  
爲富甘卑者以不仕爲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  
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  
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湊足以泛龍鱗豈事  
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醯醢攝縷舊寫本作躡履  
美於赤舄組袍麗於袞服把橦安於杖鉞鳴條樂乎  
絲竹茅茨豔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爲臺榭  
庇巖雷爲華屋積篇章爲教庠寶玄談爲金玉棄細

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遊九臯以含歡遣智慧以  
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  
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  
俯集玄洲孰與銜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  
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反者  
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  
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  
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  
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  
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  
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

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穹以高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烟燭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狷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睹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穎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藪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爰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

園斂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  
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旣康故不欲復舉熠  
燿以廁日月之間拊甌瓠舊寫本作甌瓠於洪鍾之側貢輕  
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月必見捐於無用  
速非時之巨嗤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末  
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  
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卽戎之勞然切磋  
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損盧本作非損之民也劣者  
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  
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  
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



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敘彛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晉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是而樂飢衡門者可非乎夫群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竝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真二

逸民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柏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憂避牛跡之淺嶮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荅曰夫銳志於雛鼠者不識騶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猶焦

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井蛇

藏本

作魚蛇

之嗤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

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爲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袞賢貴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尚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準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

集漉魚鼈之池則神虯遐逝刳凡獸之胎則麒麟不  
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尙創業垂  
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  
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讐敵也去彼市馬骨以  
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尙何  
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  
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  
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不  
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尙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  
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胔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  
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

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

屈于木也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服而師之

藏本作復

而肆之今

從舊寫本

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行殊

尚默默

疑作語默

難齊慕尊賢之美稱恥賊善之醜迹取

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

弘風化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

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

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費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

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

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隱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

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

典甄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  
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爲羽翼  
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覬  
覷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  
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猾華者在於  
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  
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往  
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  
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  
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  
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

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  
雖復笞督之危辱之使追狷華猶必不冒乃反憂其  
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  
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  
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  
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狷  
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尚逃遁收而斂之疑作殺之尚  
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  
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穎川胡昭字孔明孔明自陳  
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  
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

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  
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爲立身非  
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  
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  
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  
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  
謁鸞下有脫文也則鐘鼎鐫其聲若乃零淪藪  
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荅曰子可謂守培塿  
玩狐丘未登閭風而臨雲霓翫滢汀游潢洿未浮南  
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  
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



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犧牛之文繡吞簪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賀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鵠登嵩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

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竝全謂之爲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羈紲之爲滂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旣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

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

句有脫字

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荅曰夫麟不吠守鳳

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

無外宣姬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闇

藏本作閑從舊寫本

改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

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

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

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爲曠哉

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

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

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

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  
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  
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  
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  
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蜎翼也若然者豈  
有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  
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  
悅惑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爲錐鑽之用抑靈鼓爲鼉  
鞮之音推黃鉞以適鈇鎌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  
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駟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  
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故醇

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  
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  
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  
濯裘布被拔葵去織狔不掩豆菜肴糲滄又獲逼下  
邀僞之譏樹塞反玷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  
則有僭上洿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  
乎耒耜之端索緼乎杼軸之閒腹仰河而已滿身集  
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饁粥糊口布褐  
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喻之無物也夫  
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修毫可以洩憤懣篇章可以  
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鑱鼎哉孟子不以矢石

爲功揚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  
又曰隱遁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  
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  
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  
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  
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貪濁  
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  
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滄咀流霞而使之  
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  
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  
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

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  
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  
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華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  
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  
周粟鮑焦死於橋土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  
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  
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  
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  
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  
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  
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

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匹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璉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爲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真三

勛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歛揚埃穢雕鍛鑢璞礱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

戒

藏本作成從舊寫本改

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

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

盧本作罔

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

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  
盧本作丹則純鉤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  
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  
彼也登閬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間隘也披七經  
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  
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  
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  
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藏本作逸從舊寫本改鹵  
鈍者醒悟文梓千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之  
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  
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

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  
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  
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  
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  
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  
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  
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  
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  
駟教之功也鷙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  
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  
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

濫則虯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正

藏本

作止從舊寫本改

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

鷄帶純靈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南山之  
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  
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  
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  
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  
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  
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  
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閒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  
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弈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

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進德修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  
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  
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  
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  
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  
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  
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  
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瀆訪  
鳥罍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  
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

陽之候由冬、蠶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  
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  
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鶉鵲  
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  
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  
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  
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  
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  
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  
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

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  
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  
以鴛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  
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濶於是莫不蒙  
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黃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  
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  
義蹟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  
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  
於進趨悒悒悶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  
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  
爲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



積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疑作以廣埽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橐疑作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東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治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

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  
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  
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而墮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  
卑可無鑒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  
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蒞蕙迷大者不  
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剗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  
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  
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倫  
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  
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  
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  
視內盧本作顧思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已藜藿不給

膚因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  
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  
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鏤不經歐  
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  
閒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  
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緼麗夏績紗縠之  
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粲蔚飾朱翠於  
楹桷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醪以沈醉  
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旣不曉覩學  
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  
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叔麥之能辯亦奚

別乎瞽瞍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辱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笑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

見邪正之眞僞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慄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遺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興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

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爲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豔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勦驚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麤校彈棊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陪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之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



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  
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肖以土  
階爲朴騷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  
準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  
綺窻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  
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  
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  
足於嶮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  
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混  
潢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潭縱擢歌於清淵飛  
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拔潛鱗或結罟罾於林麓

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盧獵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鷺翔禽勁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旣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遨逸漸篤其去儒學邈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嶮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筭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搏節藝文釋老莊之意衍意字不急精六經之正道

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真四

君道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  
於是乎著往聖御覽六百二十作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  
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  
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  
籠萬殊真偽旣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旣  
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  
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  
繩肆其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  
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

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違晦吝其與之也  
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拚匠之以六藝軌  
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  
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  
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卽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  
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  
塗杜機僞之繁務脫一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  
洽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  
城之穆屬使親疎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  
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遏覬覦見  
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觀翳幽之不守

則覺嚴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劒  
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  
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有脫懼  
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  
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  
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  
範秋霜以肅物訓詒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已  
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  
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疑若闐風之凌霄而諸下  
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舊寫本作淵之萬仞而縻近  
此三字藏本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  
但作則近

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若雷霆之激響而不爲邪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曜之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畧遠罩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眄以警密麟時以接䟽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

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櫺天則  
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脍則憂敬授之失時聆  
管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  
賦斂之慘烈遵放勛之麤裘準衛文之大帛追有夏  
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  
禍誥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褒姒之惑我征  
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  
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魂鑒操彤之杜伯惟人立  
之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  
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  
袖蜂之謗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



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  
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沈藥激除蒸子之諂親  
放麋之仁鑒白龍以輟輕脫觀羸脫字一以節無饜防  
人彘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  
惡犬以遏酒醕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鼉  
以勸勇避螳螂以勵武聆公廬藏本作廬之謹言容保  
申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烹如  
簀以謚司原之箴折菹諾以廸梁伯之美放丹姬以  
弭婉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  
利器之柄勿憚徙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恥之  
陶冶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

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  
勞者不遺傾下脫一字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  
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  
念遠功使夫曹劌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尙張敞立雪  
恥之績射鈞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勲釋縛之左車吐  
止戈之高策則鵠臯化爲鴛鴦邪僞變成忠貞芳穎  
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濘剡銳載胥九功允諧西面  
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  
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弼虬闕外御政得  
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  
於攸莅黔庶讓畔於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太

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  
究論道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反不酤之至醇張仁  
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  
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  
民安之若綠葉之綴修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  
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立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  
靈備覲芝華灼粲甘露淋漉以霄墜嘉穗婀娜而盈  
箱丹甍逐於神潢立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  
南箕謐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囹  
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氊裘皮  
服山棲海竄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

庭瑤環獻自西極員首遽善猶氤氲之順勁風要荒  
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降之盛致三五之軌躅  
也故能固廟祧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  
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  
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  
傾僨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  
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  
不深鑒於亡徵雖日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入音之清  
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鉤銘原注居額切摧於指掌  
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  
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

而聞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  
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  
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  
國介一人之心疑當作介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  
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  
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儻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  
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  
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  
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  
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  
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其積危猶巢幕而自比

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筭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爲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瑣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恇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

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  
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弗覽玩弄褻宴是耽是務  
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  
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  
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重兼并而  
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  
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踈犒賜工造  
費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  
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已湯武豈一  
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  
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

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  
積卽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  
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  
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  
基憎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積莫之扶也於是  
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  
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  
二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劒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  
颺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  
內荐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  
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



言而無所思嘉筭而莫問猶大廈旣燔而運水於滄  
海洪潦淩室意林作空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  
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  
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  
或於安而思危或在險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  
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  
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臣節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  
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  
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  
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  
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  
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  
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  
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桎也必  
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

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  
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  
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  
乎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談潔進思盡言以  
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慙庶事之不康也  
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宜之於口  
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已則  
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擥衡執銓  
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羨張陳之奇畫追  
周勃之盡忠準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  
之守終甘此離紀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

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恒  
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  
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  
儀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鷂  
之鷙鳥雀蓄扞壇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莅衆撫  
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脫一以爲國  
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況黜辱之敢  
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彝器  
能者鐫勲皐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引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  
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

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褒崇雖淹  
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疑當作損上以附下廢  
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  
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  
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  
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  
未有不身膏剡鋒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卽  
邪違真侶僞親覽傾僨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  
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

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  
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賁獲之壯不  
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異言之局  
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  
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筭出有折衝  
之遠畧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彝倫斁  
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  
若載重尠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旣傾溺而  
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開而莫讓攝  
官所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以而子房所以

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眞五

良規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爵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實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拘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綽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



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綝桑蔭未移首足異所  
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  
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  
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  
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  
長也召王之謫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  
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  
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  
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原注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  
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  
族於四裔擁兵持壇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

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  
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  
使社稷永安於上已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  
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  
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  
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  
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且猶烏盡而弓  
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己是  
奚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  
之而云我能爲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  
棄去之雖曰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

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旣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

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  
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  
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  
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  
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  
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  
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  
者加夫立刻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  
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  
紋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飢者  
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喪之以爲美

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  
諫余以此言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荅曰舜禹歷試  
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  
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  
況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句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旣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搆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令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卽受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

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嚴閒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官理

抱朴子曰駉駉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驕驥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驚則轡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髻孺背千金而逐蛺蝶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黽卽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



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聰聖言而  
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  
之勲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本石  
以致極天之峻大夏淺霄賴群僚之積輪曲轅直無  
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  
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  
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  
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  
而不亡然劒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  
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  
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貴賢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蚪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

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  
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  
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  
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  
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晏般于畋獵涵于  
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豔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  
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  
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  
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  
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  
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

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烏獸其行被髮彝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旣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牝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



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  
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  
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設而可以摧堅遠遠大舟  
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  
高賢難臨而可以攸敘彛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  
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  
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  
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壤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土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象使勁虜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關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

務得士爲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

且執贇於白屋秦邵

事未詳舊寫本作秦昭

拜昌於張生鄒子

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末食而趙惠竦立晉平

藏本作文

從舊寫本改

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任之

藏本作候之今從舊

寫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笞於保申

藏本作

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

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真六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立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爲者尠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

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次然用刑其然尚矣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殪尸涿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立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

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摛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蟄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姦宄竝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蔓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

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情征伐息於國則群  
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  
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  
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  
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  
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  
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  
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  
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  
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尠  
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

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  
法衛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  
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治藏本脫治字病之術者杜  
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  
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  
穿窬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  
以率彼治親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舊寫本必有罪  
而無赦若石碯之割愛以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  
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  
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  
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



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壤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

毫末鑽燧

意林作端

之火勺水可

藏本作所從意林改

滅鵠卵未孚

指掌可縻

藏本作所從意林改

及其乘衝飈而燎巨野奮六

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  
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  
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劒  
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  
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  
之篡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付心  
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  
忘實禍於當已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爲安揚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乏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圜上可以虛蕪楚革可以

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爲國乎抱朴子荅曰易稱明罰  
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  
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  
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明矣至醇旣澆於三代  
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  
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  
塗舍柁櫓而汎虛舟以凌波意林作盤旋以逐走盜於江海  
捐讓以救災火斬梟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  
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常驟霸王以來載馳載  
驚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  
恥族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

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姦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  
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  
家害國者或搆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  
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湧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  
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  
步攢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袪却寒之裘以禦鬱  
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爲憤憤藏本作憤憤從舊寫本改  
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  
無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  
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  
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

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  
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  
莊之誕談然而爲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  
者赦其罪所謂土拌瓦截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  
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濶譬猶干將不可以縫  
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  
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墮囹圄罷  
有司減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  
掊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  
牧舊寫本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闕爾若無人民  
作故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

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刖足剗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孥戮考其所爲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己群下力競還爲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於莢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鄰咀嚼羣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

役太半之賦間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狁

原注虛獫狁切

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  
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  
咷之讎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  
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爲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  
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爲治國有  
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慝僞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  
網絜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  
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  
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  
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

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

疑

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

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

鳥雀覩亂萌則若薶

原注他計切

田之芟蕪歲

原注於吹切

慶

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廸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爲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撻其方愈之創殊不



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  
在其閒而次死罪不得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  
得不疑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  
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  
之非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  
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  
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不  
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  
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  
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弃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  
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

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見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陲未賓遠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別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爲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竝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君藏本脫君字從舊寫本補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爲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阜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

已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  
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  
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  
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  
防潰風積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  
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  
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或賣以下五句藏本有脫誤從意林改補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  
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  
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斂以  
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焚絲引用駑庸以

爲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  
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  
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  
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  
士不適者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  
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置兔之賢況舉  
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  
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之  
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  
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鳥鳴屯飛則鴛鳳幽集豺  
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

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闕昔爲伍清節羞入饗  
養之貫舉任竝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  
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橈杙比肩頌  
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  
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  
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  
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  
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  
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  
敘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  
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閹官用事群姦

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爲下勸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故阿以下數句有脫字中正吏部竝爲魁僧各責其估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



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到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搆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笮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

樂之正音騰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  
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  
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  
抱朴子荅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  
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  
情竭其聰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屬託屈所欲舉者必  
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  
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  
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風足  
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荅策防其罪罪疑  
舊寫本罪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更加罰  
字空白

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

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

原注巨流切

而舉

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

舉與舉者同罪

藏本與字在舉者下今從舊寫本

今試用此法治一

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

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

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爲罪不足

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

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

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

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

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荅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堦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閤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

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  
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  
私貨必漸絕竒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  
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  
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  
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  
以救喝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  
不中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  
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  
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  
者論此是與跽議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晉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旣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字徧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土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袵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爲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

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埽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髡蛇於華夏

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爲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望矣夫明君恃已之不可



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  
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疑作業矣  
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  
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  
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  
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  
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  
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  
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敘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  
之吏失理之獄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真七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雜

藏本作雜浮從意林乙轉

面

而不心揚雄

藏本作揚雲從意林改

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

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弃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蹶躄恥與共世窮之

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  
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廷翕然諂笑卑辭悅色  
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  
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  
其不合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  
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  
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爲慨然助彼羞之昔  
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奔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  
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  
務本求已而偏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  
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爲澀吝疏拙以奴

顏婢睽

原注來去聲

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

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縑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豔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

藏本作投負人於北波今從廬本

雖赫奕刀尺決乎

有脫文

勢力足以

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

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  
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  
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  
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  
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  
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  
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時失弃名  
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  
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  
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

藏本此下提行案文提行者非

抱朴子

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

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  
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  
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  
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疑當有損於夜光之質垂  
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  
其才處之者猶尠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  
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芘之而  
誤者譬如蔭朽樹之被竿也彼尙不能自止其顛蹙  
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  
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  
猶蚤蝨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

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尙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

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駁藏本作滄稟訥駁今從盧本加以天挺篤嬾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



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  
尤遼也加以挾直好吐忠盡藥石所集甘心者尠又  
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撝蒲節其沈湎此  
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  
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  
盧本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  
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  
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  
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  
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荅曰何  
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斧斤

交之爲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卽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竟難藏本作寬難盧本如此疑作寔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燿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瀆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義和照則曲影覺矣隳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

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  
勝已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  
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鈞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  
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地  
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  
有脫文盧本補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積字從毀  
虛字未知是否壞刎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忘素情之綱  
盧本歎或睡原注五背原注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  
作憫歎或睡原注五背原注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  
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搆於今推往尋來  
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  
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

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荅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冝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爲參辰至歡變爲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

亦無以

下有脫文

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

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爲清高以救世爲辱身尊卑禮

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

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

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

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

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

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爲而然蓋矯枉

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詔黷

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粒以刺玉食哉夫交

作反從舊寫本改

之爲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

藏本

所弃可以絕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備闕

抱朴子曰驪裊

原注於駸馬也

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

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凌虛鴻鵠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體也而不能荅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



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具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  
之勲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  
月不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擣齒則  
松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  
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劒不及數分之  
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  
胸疑當作漿舊寫本胸字  
空自虛本作魚妄改耳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  
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  
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  
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  
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  
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  
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山  
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世人字之良榦乃閭俗之罪  
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  
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

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疥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竝懸象立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遇況乃潛於罽藪乎孫臏思騁其祕略而司馬刑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

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  
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  
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  
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  
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  
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  
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  
脈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  
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  
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  
功不亦難乎夫結緣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

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  
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  
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  
輕其體藏本作禮從舊寫本改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爲  
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沈抑而  
履徑而剗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  
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  
四門之闢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  
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爲之心遊精墳誥  
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  
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軌原注如權右  
之國疑作閭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  
不離畎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  
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  
俎發凌風之迹沾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  
之舉耀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勳蔭當世藏本  
作已

從舊寫本改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

風之脚不能到也楹枕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鵠

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

之枝

此下舊寫本空白七字

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

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

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

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顧歎眎過

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俗銳

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穡然不能凌扶搖以

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

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龔俗之地嚮章甫於被髮之

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

吐琳瑯於毛

舊寫本作毫

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

高之閒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沓匱之

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夫龍驥維繫則

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鱣鮪不

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

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

襲丹藻以改素競驚麟於清晨不盤旋以錯度

藏本作詣

夜從舊寫本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柏成

舊寫本作伯夷

寫本改涉下句望文改耳此乃柏

成子高與采薇非一事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

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芒眇眇殊禍福交



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遊者不能

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

疑有誤舊寫本理字空白

之敗

匡流末者未若挺治乎無兆之中

藏本匡作匠治平無作冶元從舊寫

本改整已然者不逮反

舊寫本作原

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

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

舊寫本作羞

悅於否

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沈舛情金

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滓涅達妙者逍遙

於玄清潢洿納行潦而潘溢渤澥吞百川而不盈蝕

鰕踊悅於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

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

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甯改

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  
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  
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煴而修鳴騶駼不  
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  
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爲不高女以自媒  
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干柴哉夫其  
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釣尙父見逐於愚姬范生來  
辱於溺簣原注苦怪切籠也弘式匿竒於耕牧及其達也則  
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屣而紆青傳說釋築而論  
道管子脫桎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穉德以  
有爲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

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爲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爲元  
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勲乎國器殊塗同歸其  
致一焉士能爲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  
爲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  
且免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兼朱重紫則  
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  
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罪藏本作過從舊寫本改下云非余罪明此  
罪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爲石謂鳳曰鷄者非  
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裳卽常字民之  
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  
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

金之貨以索百十舊寫本盧本作百千之售多失骨原注千毛上聲  
我則未暇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真八

名實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  
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  
者爲愚其故何哉抱朴子荅曰夫雷霆輶磕而或不  
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聵哉心  
神所蔽亦又舊寫本作亦有古通用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  
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  
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  
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  
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

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  
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  
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  
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藏木  
作橡從舊寫本改也是以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  
按本書屢用梓豫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  
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佻原注勅高切獨行貌  
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  
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  
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  
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

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  
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  
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  
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  
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群興亢龍高墜泣血  
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  
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竝生苦  
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驚蹇矯首  
於瑀原注多切輦駢委牧平林垌彼已尸祿邦國殄  
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斂或逆竄於申  
亥舊寫本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



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竒導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已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

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則劓之猶未愜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巍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淳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愼愼原注力尚切也安月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斂垂天之羽爲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

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緇袍無卒歲之服不冝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已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荅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

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鞀原注徒鞀原注奴音高之響芳蕙艾夷臭鮑佩御玄鬯傾棄而音高不羞醕醑專灌於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跋蹇馳騁於鑾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洿潯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盧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騰騰俊民值知己

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騄不  
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晔  
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  
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  
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策  
疲驚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  
良才而欲華倫之攸敘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  
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  
怨何尤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清鑒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竝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閒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舊寫本成字空白疑衍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爲自非明竝日月聽聞無音

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  
既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事閭保其餘同乎  
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  
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  
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觀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  
山覲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沈淵彗星出則知鱣魚之  
方死日月蝕則識騏驎之共鬪華霍不須稱而無限  
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  
之翼騶騏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劒徐  
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  
鶚鷂有凌鷲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

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狀之心見於初  
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  
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  
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  
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  
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  
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  
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  
季知後漢郭太傳作雲中丘季智止學舍則收魏盧本改德公觀作麗非  
耕者則拔茅季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  
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



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  
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閭閻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  
驗不其易乎抱朴子荅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  
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當疑作人  
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  
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尫瘁者不必愚咆哮者  
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  
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  
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能  
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螳蝻之音也唐  
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而不

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洿隆惟帝難之況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爲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竒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爲此人邇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間撥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剔逸

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觀  
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爲  
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句有脫誤盧本作未論亦未確必俟考  
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絲線旣經於  
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  
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竝以表微文彪曷而  
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  
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  
居寂寞之無爲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丞嘗於  
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  
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  
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  
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

辱以苟合

藏本作命從舊寫本改

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

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

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兇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竝精者蓺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譴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

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旣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

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  
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  
也覩利地而忘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豔逸  
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  
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  
已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  
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  
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很以無禮好  
凌辱乎勝已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  
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  
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



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  
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  
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  
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  
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  
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  
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  
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  
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  
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聞趨舍之臧  
否者笨原注步本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讟

者嚚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  
違道義以趨趨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  
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  
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  
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  
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  
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  
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僞或  
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  
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  
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

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  
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  
觀矬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  
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  
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畧入神智周成  
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  
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  
清銳巧言綺粲擘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  
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  
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虔言恪而神䟽心  
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

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  
慮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  
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  
行闕漏不爲小勇跼蹐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  
爲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  
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  
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  
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已  
梁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  
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  
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

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  
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溫  
恭廉潔勞謙沖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  
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  
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  
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  
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  
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  
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  
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  
別如鷦鷯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

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  
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  
矣所患於其如砮砮原注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鵠螟卽焦明  
之似鳳皇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  
者尠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玄鑒幽微  
靈銓揣物思灼沈味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  
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  
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永棄高莽宰詒不得成  
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  
擇之大都耳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  
縷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弭訟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立纁贊幣親御授綏壻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旣沒請命於壻壻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壻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訐而弗與訟鬪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



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荅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恥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僞固難閒矣誠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問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裨媵倍貧者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媵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

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  
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搆其難  
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儻原注子由切覽之煩忘其凋殞之  
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眇忍而不忿  
然矣況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  
者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  
同牢爲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  
威恃可數奪必憤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  
讎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  
思之良精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  
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

目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  
猶所不憚況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  
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  
竭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睡原注五解  
魚計此原注在解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踢冷趨熱此  
二切毗在計二切法之行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  
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卽  
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  
備遠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荅壻家書必  
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  
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眞九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  
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  
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  
淫聲也惑鼻者必茝原注昌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  
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  
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矜括於性理  
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  
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  
內保永年外免釁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

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  
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  
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  
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  
耽之惑之抄原注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  
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  
熱渴之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  
然而俗人是酣是湏原注音河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  
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  
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竝用  
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

鼻溢濡首及亂屢僂蹢蹢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原注女

也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原注烏格切笑聲獨笑或

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慎藏木作值羣書治要載此篇作顛歷梁倡知舊

作蹙原注居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

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意林作偃

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搖掌而諧聲

藏本作垂掌而謙卑而不競者悉禪瞻以高交意林諧聲從意林改

禪瞻而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闢昔之性露而

傲俚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

原注客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為螳封或登危踞積

庚切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



物或酌醬

原注爲命切酌酒

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

平六畜

本脫六畜二字從羣書治要補

熾火烈於室廬指寶玩於淵

流遷威怒於路人

本作踞人從羣書治要改

加暴害於士友褻嚴

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

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

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爲詆詈以忠告爲

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

前後搆漉

羣書治要作漉

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

鄉

羣書治要作那

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

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

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

原注呼光切

奔駟不

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

而愚

藏本作照

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

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計瀝霑於小餘

以稽遲為輕已傾匡注於所敬殷勤變

藏本作勤

書治要

改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

羣書

治要

作惡色醜音

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怵怩及其劇者自傷

自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

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

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

本今但作若畏風

補又意

林作君若畏酒

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

如畏疾憎醉如憎大病

止矣夫風之為疾

羣書治要

作病猶展攻治酒之為變在乎

呼囂及其悶亂

本作聞亂從羣書治要改

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

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嚙

原注荒旦切

天墮俯呼地陷臥待

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  
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  
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孟景升荒  
壤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  
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  
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  
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  
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  
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旣年荒穀貴人有

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

收執榜

原注薄行切擊也

徇者相辱

當作屬

制鞭而死者大半

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  
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  
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  
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  
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  
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  
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  
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

意林作安能令絕乎

或人難曰夫夏

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

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  
君廢六官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  
昊天表酒旗之宿坤靈挺空桑之化燎紫員丘瘞蕪  
圻澤裸鬯儀彝寶降神祇酒爲禮也已上三十四字  
從書鈔一百四  
十八補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  
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  
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  
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圉疑  
誤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  
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  
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

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當作誠乎抱朴子答曰

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

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宜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

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

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

於酒醴之毒物乎藏本作毒之物  
平從盧本乙轉夫使彼夏桀殷紂

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沈溺於傾城之亂色

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

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

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

埃之糝目而不覺颭風之所爲也千鍾百觚不經之

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當有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卽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

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柏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  
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贍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  
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  
勢耳子固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  
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算縱橫  
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  
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  
稱哉豈如慎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積敬讓莫崇傲慢成俗  
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  
擣蒲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本作舉口  
書治綺繻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  
要改清談講本作論從羣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  
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駭原注五駭野於是馳  
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  
之者猶輕毛意林之應麟原注甫風嘲戲之談或上  
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藏本淡焉報者恐

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荅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

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

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駁原注錄耳由切駁扶

切發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

辭焉能羣書治要默哉其有才思者之爲之也本作者也

從羣書治要補改猶善於依因機會準擬體例引古喻今言

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悞人之所諱不犯人

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爲之本作人從羣書治要改也則枉曲直

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

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

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

壞身搆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

原注

居謁切

面斥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

本作管氏從羣書治要改之

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

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

磨斯言之旣玷

原注音點

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

諛調以防

羣書治要作杜

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

無口過體無佞

原注居御切

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

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

也輕鬪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

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

直亮之鍼

原注職淡切

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

人歡笑以贊善而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  
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  
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滅其  
方策之令聞羣書治要作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  
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  
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  
劒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羣  
輕所以折勁軸寸驥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蝸所以仆  
原注皆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踟躕恂恂之如彼今  
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  
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

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宜流沒有餘貶貽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爲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爲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楫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

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卽避更  
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  
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  
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  
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  
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尊重也昔  
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壘燕君擁篲康成之里  
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  
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  
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  
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

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羣也愚夫行之自矜  
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  
敢爲此者非必篤頑也卒多本無多字從羣書治要補冠蓋之後  
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旣粗立本情  
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  
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  
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  
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  
眉埽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  
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滅己者則不敢言  
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



羣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冝事之不行傲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

原注力各切

之變孔妻不密潛戶

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立統

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婆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曄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游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有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廁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爲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爲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爲澀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

後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離而不接妄  
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  
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爲者哉  
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  
折關踰堦原注居毀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  
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  
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  
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  
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恭誠爲當  
世不可不爾於是耍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  
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誂文君之動心

載號載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  
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  
況匹庶乎益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  
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  
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  
必房集內讌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  
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  
者爲君子背之者爲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  
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  
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箒簞遏以撮壤哉  
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

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  
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  
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  
潔疑脫字高行屢接褻譙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  
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  
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  
竝乏何以整之每以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  
爲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已而已亦安  
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  
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可  
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

閒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客酣營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踈原注烏臥切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爲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驚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羣之士雖實英異

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  
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  
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  
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漢之末  
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  
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閭閻  
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  
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  
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  
食競割掣撥繇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爲泰以不爾  
者爲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

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  
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敘歡  
交極黷以結情款以傾倚申羣書治要腳作屈申者爲妖妍  
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爲田舍朴駮以蚩鎮抗指者爲  
勦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爲摺荅猝突凡彼輕薄之  
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  
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  
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很明德卽  
讐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  
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  
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



始之原本陰陽律歷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  
因革之異同則悅悸自失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  
雖心覺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冝謚已強  
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  
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  
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  
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  
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  
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  
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眞十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  
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往歸終知來立禽解陰陽蚺  
螳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  
不廟貴性歟初遠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  
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  
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罄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於三千蓋檢溢  
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  
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

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情慢已及安上  
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  
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覩然  
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寇  
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强秦殺函襲嶮  
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  
乎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積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  
之俗成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素猶  
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  
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  
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

快其好事者朝夕放効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寔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竝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旣不能便良似可恥

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續

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  
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羣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  
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  
多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本脫之徵也三字去之者  
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  
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斂迹倨伊  
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意林作趨因緣運會超越  
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  
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密集管絃嘈雜後賓填門不



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盲之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冑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蠋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

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  
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  
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  
凡憤夫非漢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  
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螭螟屯蚊眉之中  
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  
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  
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  
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間  
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  
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

濯脚於稠衆或洩便於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踣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忿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閒形狀旣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

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遘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羣後知賁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淩遲流遁遂

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  
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  
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闖昔之徒以取容於若曹  
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也其或峨然守正確爾  
不移不達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  
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  
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  
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羣枉不過當不見容  
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  
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鋪糟握泥劓足適  
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

不可奪也不能使人

本脫敬之至使人十

不憎之而

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

本作行從羣

猶

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

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

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屑草靡萍浮以

索鑿枘劬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之

漢末諸無行

藏本作無徒盧本作無行據下文云無行之子盧本爲長

自相品藻

次第羣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

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

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

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

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  
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  
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  
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羣書治要作毀辱天官又移染  
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藏本作彼或以經  
羣書治要校正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  
舊寫本作經濟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  
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  
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  
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  
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

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敕

羣書治要作整

身履道而

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助附己爲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關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敘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藏本作也從盧本改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無所中也

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  
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尠矣庸  
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無  
止無足藏本作元止无足從舊寫本改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  
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  
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  
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羣盜矣夫百尋之室焚  
於分寸之燄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  
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  
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旣不爲官擇人而  
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

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閹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淩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湎者矣或有圍碁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鬻咎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

令跛蹇廁騏驎冒昧苟得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  
躓不以駑蒯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丕康何憂四凶  
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接疏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  
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  
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勝鱗之躡  
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  
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  
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  
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忤不求故能取威定  
功成天平地豈屑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  
毛索麋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眞十一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螳垤之竝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荅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陲之無外習拘閔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



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  
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  
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  
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  
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  
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耳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  
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  
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  
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  
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  
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

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下脫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竝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鈐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竝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軍當作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竝作補亡詩白華由

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  
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  
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屬錦麗  
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輶妍而又牢未可謂  
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疑作音  
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  
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  
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  
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悞於曩矣何以  
獨文章不及古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

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  
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  
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  
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  
余以爲喪亂旣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  
命精學治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  
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  
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  
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  
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  
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

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涖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伏揖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路之衢愁勞羣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眞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

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  
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  
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  
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  
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  
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  
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  
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  
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  
宜改裸袒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増深之川流  
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  
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闊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  
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  
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  
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  
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  
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  
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



焉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  
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  
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  
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驛騶之  
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  
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爲不  
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錯  
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  
會而衮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  
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磔切之至言爲駮  
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

樂於桑閒釣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  
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  
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  
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荅曰德行為有事優  
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  
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  
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  
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  
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  
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荅曰荃

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廢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

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且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羣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荅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立曠合契作者內關

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  
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閼  
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知其味用思  
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血  
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驚蹇患其  
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  
之閒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  
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髫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  
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  
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悽原注力  
侯切敬  
也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

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疑斷之劔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立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有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斲弦者諒有以而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漢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閹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蹲踏背憎卽讐從昧同惡成羣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物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由



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羣而不  
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  
馮唐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食偷容掩德蔽賢忌  
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謹而陷之惡特立  
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  
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翦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九  
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  
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  
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鷺驕  
矜輕悅者謂之巍峩瑰傑嗜酒好色鬪甘無疑者謂  
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

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  
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凌尙侮慢者謂  
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  
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嬾看文書望  
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  
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  
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  
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  
之知來之妙盤馬弄稍原注山一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  
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  
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

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嶷然不羣風雖疾而  
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  
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闇騃徒苦夙興夜  
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吏  
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  
飛以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冝吐其祕算  
勇者不爲致其果毅忠謇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  
不可遏也僞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  
賊多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  
士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嗷無罪無辜閉門遇  
禍微煙起於蕭牆而殿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

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葦勁  
銳望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展闥左  
袵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  
爲狐兔之藪象魏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  
生民焦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  
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真十二

吳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  
改弦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  
之爭莓而忘同身之禍笑蟣蝨之宴安不覺事異而  
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生於  
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  
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  
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爲右匪富匪  
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力  
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

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鴛鳳卷六翮於叢棘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已則濁於泥潦莫媿尸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爲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羣鳥爰止叱吒疾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梲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訾實有安昌董鄧

之汙雖造實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士也無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几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



喜見獺卽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  
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驚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  
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何而欲與之輯  
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  
升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縛鷄鶩而崇鷹揚  
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  
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殲斨亡徵著於日月  
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粲而不  
以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  
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  
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

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  
柱出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  
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  
載起續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  
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楮  
原注侯古切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守藏本誤作字從舊寫  
改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已  
之逸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蚪蟠而不  
躍騶虞翳於冥昧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  
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輶磻於龍潛之月凝霜  
肅殺乎朱明之運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

生不遂夫豈

藏本作其豈  
今從舊寫本

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凱

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遠量被褐懷玉  
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滂得意遺世非禮不動  
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  
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月衍沾  
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  
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  
世無離朱皁白混焉時乏管青騏蹇糅焉磧磔積於  
金匱瑾瑜委乎溝洫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  
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爲晉  
城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櫬抱朴

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  
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芥不貶則董  
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守壻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  
壻土以葺宇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  
顏或人難曰夫知禮在於廩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  
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  
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  
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仕必霸王  
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  
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甃拒之千倉積  
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畋入侯服而玉食而先生

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滔天淩丘陸無  
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穠曠於圖廩薪爨廢於  
庖廚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  
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爲子寒心子  
何宴然而弗憂也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  
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  
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或焉不識所謂夫衮冕  
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  
於四郊躬田畯之良業捨六藝之迂濶收萬箱以賑  
乏乎潜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  
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

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  
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  
不可以一概矧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閭風  
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  
者豈暇逍遙於潢汚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  
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  
其口鵬鵬戾赤霄以高翔鵲鵲傲蓬林以鼓翼滂隆  
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  
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魴汎濫以暴鱗靈虬勿用乎  
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  
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



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退武也情孳孳以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其能兼通於岐路有爲者莫能竝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壻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參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情嬾而察

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  
豐沃處茲邦之編垆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  
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  
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羣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  
禽魚饜深則逢患方將墾九典之蕪蕨播六德之嘉  
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  
耘爲務哉昔被衣以弃財止盜庾氏以推璧厲貪疏  
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壻以弭可欲之憂牛  
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  
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噓首俛而不能  
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

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消日子以臭籬之甘呼鴛鳳  
搢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安貧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休末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羣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沈抑衡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途之士莫舉其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藿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

知變智士驗乎不匱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爲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五福詩美哿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鱸鮓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圉圉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嫗豐而蒙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原注陟糗良切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祿羞街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之菜色邈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驎以代徒行之勞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

釣縉於修木之末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  
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  
競象恭滔天猾夏放命驚蹇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  
而交爭當途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  
皇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弃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  
篚實者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  
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讎而委泥濘贄幣濃  
者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弃林垌黨援多者偕  
驚飈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鱉以沈泳夫九泥已不  
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通之失正今先  
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

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  
何計䟽之可弔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  
交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烈之遐武縻好  
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  
以爲名乃黃老之所蚩也樂天先生荅曰六藝備研  
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摘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  
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  
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  
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  
月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  
苟知商販可以崇寶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

顧免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  
奇也萬鈞之爲重衝臙不能移簫韶未九成靈鳥不  
紆儀也是以侯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  
杪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群大孝必  
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  
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聞利  
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孳孳於潤屋勸隋珠之  
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  
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巖木拔  
石飛陽侯山峙洪濤鼎巍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  
泣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



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  
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今吾子督余  
以誨盜之業敦余以召賊之策進酖酒以獻酬非養  
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  
鍾鼓百家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  
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  
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  
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  
下士所用心上德所未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  
備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仁明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諮  
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  
有仁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邈乎夫  
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  
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  
蹤也蛸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  
著於啁噍原注上竹交切下子笑切噍也然赴阨奔而無猜入罽羅  
而不覺有仁無明故竝趨禍而攸失熾潛景以易咀  
生各本如此盧本作組圭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

制衣裳以改裸飾後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  
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  
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  
能辯也夫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  
遏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於無形指倚  
伏於理外距浸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  
蟲雖見犯而不校覩鰥鯨而改牲避行葦而不蹈者  
仁之事也爾則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  
可力爲而至鑒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  
殊矣夫體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僞真神亂  
朱紫思算不分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

何暇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滅親石碯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爲純臣以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荅曰古人云好仁不

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  
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  
殘衰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然未有片  
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貴異口同辭  
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  
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  
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  
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  
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  
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問  
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

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歎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斯則人人可爲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嬰謂杼爲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

大於仁也抱朴子荅曰所以云爾者以爲仁在於行  
行可力爲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  
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志一

博喻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竦秀凌霄必始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勲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閬風玄圃不借高於上垤懸黎結綠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疑有誤是以君子恭已不恤乎莫與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衝飈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拔毫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起溼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虯之遠規鳬鷺不知鴻鵠之  
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  
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  
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竝在則駉騏與駑駘  
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  
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鴦徐起  
顧眄而戾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晨耀是以  
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縈鱗九淵者凌虹霓以

# 高蹈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  
蒞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  
困辱而著入秦之勲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  
異而■生藏本作結生舊寫本空白一字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  
之豔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  
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悵悞以疾其超武  
安功高而范睢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

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微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亢藏本作抗今從舊寫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含義雖期

頤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  
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沈之異是以  
墨翟以重繭怡顏箕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  
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舠艦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擢之以北狄則  
沈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  
則傾僨於嶮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  
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

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

藏本有猶字今從舊寫本刪

犯遄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廁貴性蛰蛰之負屨雖寄命而不得爲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以遣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漏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碗之盛沸湯葭莩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聲

夫設高唱遠和不爲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夫而求不已下力竭羣書治要作極矣而  
役不休欲怨歎之本作難而從不生規其寧之惟永  
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剋耳以開  
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  
好屢變以偶俗猶剗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褊  
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  
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  
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覩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

不細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無補柏木之淒冽膏壤帶郭無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續綿統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可推之緒得之未昧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爲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



胃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鷄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逸世之操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渫則泥濘滋積嘉穀不耘則蕪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闕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胃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  
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  
飾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  
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蒼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群  
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卽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呂梁凌  
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  
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  
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聞則義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  
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  
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  
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而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  
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  
林之蓊藹蒿麥冬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  
而不能減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  
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難並全支離其德  
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鷙禽以奮擊

拘繫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  
玩冶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  
蚪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  
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驚鳥  
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而  
藏本兩字在子產下今從舊寫本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監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  
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務風格以示異體邈俗  
之器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

是以俊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嬙  
麤迅非徒驊騮驕驥立斷未獨沈閭干將是以能立  
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藏本作治今從舊寫本掩枯  
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  
澄聽於下風焉鵠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  
莫不掩耳而注鏞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  
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

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跼形而不威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鶴振翅立圃之峯以違罩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群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

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  
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  
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  
妬勝已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驚駭危苦於嶮峻之端不樂拂守之役吉  
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  
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貿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道乖者不以咫尺  
爲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袞粲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  
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勲

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驚鼃無耳而善聞蜎無口而揚聲故臯繇暗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屬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據望舒之景牀足不能  
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議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碁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勲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渚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飈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食萬鍾宜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竄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

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鷄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  
是以難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歷數鵠識夜半不能  
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  
螭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  
兵以侵鄰猶鈔禾以討蝗蟲伐木以殺蠹蝸

羣書治要作蝸

蝸食毒以中蚤蝨徹舍以逐雀鼠也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  
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  
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未枯源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使耳不異繳飛鈎沈簪舉且抑而有獲同功樹勲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藏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鱸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宵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旣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

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草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災或殷朝有外奔之昵屬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

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攢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爲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閒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

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斲之材咎繇面如蒙供  
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孺  
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  
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  
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陰不能消雪山之  
凍颼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  
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璣璣以摘景沈閭孟勞須楚  
砥以斂鋒駟駟待王孫而致遠令質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飢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廄是以掇蜩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時靜作鎮是以宋墨楚申以載馳存國于木胡明以無爲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膳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騷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冶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沈間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腳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疢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

盧本作騰蛇

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摯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猿狖與獐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縈維之駿責匠世之勲於劇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

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  
敘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惰悒於窮否審乎  
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縈抑淵洿則遺愠  
悶之心振耀宸扆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  
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

適偶

舊寫本  
無偶字

營辱不可以才量

當作  
量才

時命不可以力

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  
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隸  
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羣則彼

龍后謂爲其倫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縻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已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熒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烏獲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腳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瞿滄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竝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

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鼃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勲於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巍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混漾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宣尼汎愛而與進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志二

廣譬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控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群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轂矣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

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

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

舊寫本空白一字藏本不空盧本作

支離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決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

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

離公旦不能與伯氏跟絳於馮雲之峻仲尼不能與

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

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

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

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撓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嵩華以藏疾爲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數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爲戰施鱗角鳳爪不必爲關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抱朴子曰南金不爲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志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上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



之褊拔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群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覩虎豹之或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盃不如全用之埴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

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  
若廟筭旣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沒  
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疏虎  
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芟蹙於此  
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  
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  
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  
傷故秦始築城遏胡而禍發幃幄漢武懸旌萬里而

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爲奇役御者以合時爲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鵲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菱而去繁柯敗源失本豈不枯沆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豔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竝芳味不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爲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緇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抱朴子曰衝飈謚氣則轉蓬山峙脩綱旣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盂而翠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鼃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參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芟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覲機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非藏本脫非字各本有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辦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

善莅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闇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彝倫攸斃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劒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歆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威藏本作盛從舊寫本改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僞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爲應龍狐鴟爲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彊久矣其



亡尙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旣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

本無之字從羣書治要補

乎亢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鯢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暗人爲群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爲伍故鮒鰕褻絳蚘於淵洿鴛蹇黷駿駮於垌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

寧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覩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風蹈雲不蹶不閔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燿之宵燄不能使萬品呈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勲而凡夫朝爲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

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掠禽雖琬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翺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旣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桑霍爲戒厚矣范䟽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峯之塵驚風

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芟羆虎虓闕不能威蚊  
蚩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

舊寫本作柱也

不情者衆善

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

舊寫本作難險

而止則必臻乎峻嶺

矣積善

藏本作清苦從舊寫本改

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

矣

抱朴子曰和鵠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  
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  
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  
而行業不可情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沈我舟也昧進忘退所以

危我身也聚蠲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爲龍興非虺蜥所能招也颿風爲虎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陟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尙人者有召怨之患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竒於溺簣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肖爲銜鼠之唳天

舊寫本作展天

玄蟬之潔飢不願爲蜣螂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颺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剿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竄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惑於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縉致者必虯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滂處貴者眇恕群

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日藏本作里今從舊寫本改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罟蚊集鷹首則屬駭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睨藏本作議從舊寫本改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鼃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熱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干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竝伐未若震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敘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甯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甯蠲徑以

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輶輶而不能致音乎聾瞶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冬之華朱飊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彊弩危機嚴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闇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

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乂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勲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染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解所投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爲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藏本擠接舊寫本空白一字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含金者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己眞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準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琬敗績於百里而爲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

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末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爲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已待疏也猶密則不怨之怨不爲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

化不弊風教不穢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沈賤  
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曾列播忘富  
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  
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眞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  
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  
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豎不願  
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重而罪彌  
著故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  
之間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摘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而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積之落暉不能照山東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

祇則玄珪之慶不集故久憂爲厚樂之本暫勞爲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鉤桂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沈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鵠立之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反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沈故袞藻之粲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使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跣之鄉繩墨之匠獲



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讐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當作財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磨之力  
春華榮煥非漸染之采蒞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  
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  
歷觀古今屬文之家眇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  
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  
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  
五色均徒閑澀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  
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  
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

履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竝屬文參差萬品或浩漭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文工藏本作言功今從舊寫本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竝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匙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醎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

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  
有遠近駑銳不可疑此下脫文膠柱調也文貴豐瞻何必  
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遞世塗之凌夷通  
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蔭  
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  
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  
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  
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髓迴弱也繁  
華暉晔則竝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  
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

言貴千載彌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一

志三

循本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峩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千霜以吐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躑躅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

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濶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應嘲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繫於胃閒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宜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骭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爲者也鬼谷終隱



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泣質非潛虬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竹馬不免於脚剝土枿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言者貴於助

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虛美隱惡  
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  
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豔  
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  
濫真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  
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  
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礫  
流遁之闇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濶屬難  
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  
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閒之內立  
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犬可爲羊大

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敖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鍔管青鑄騏驥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上不與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喻蔽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  
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  
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  
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表而乍出乍入或  
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  
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荅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  
竄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  
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污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

丘垤之位埤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  
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  
包籠曠濶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  
無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  
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  
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  
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當作木竦於都廣沈鯉橫  
於天池雲鵬戾乎立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  
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  
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  
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

夫玄圖之下荆華之顛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  
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  
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  
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  
則至理不備辭寡卽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  
而綱領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  
材並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  
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  
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  
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者珍  
書爲識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

文豈患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豔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糞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云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荅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藏本作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

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  
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倣真而亦有兵  
畧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  
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  
溼痺而剔足患蕘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  
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  
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  
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并忽海  
遂踳躓於泥濘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藏本  
作彼舊寫本空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  
白今從盧本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  
之邪徑風格高嚴重仞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  
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

難故百世爲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  
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  
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  
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辭藏本作亂從舊寫本改精  
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  
數於億兆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  
僞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可  
悲可慨豈一條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荅曰荃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舊寫本未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以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槩以一例斯伯

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  
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  
聲之稱廢馬千駟而騏驎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計而  
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  
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  
鷹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疑  
下有脫舊寫本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繡之  
作具貴亦有脫因素地珠玉之託嶰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  
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眄而凌  
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螳怪其無階而高致  
駑蹇驚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論之中周旋一

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髫髻詣  
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  
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  
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  
所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  
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  
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志四

正郭

抱朴子曰嵇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荅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圭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閒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



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

見准

各本推

慕於亂世而爲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

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涉所經則賢愚波蕩謂

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

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

舊寫本作揚

日月者耳非

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

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彰惶不定載肥載臞

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究

藏本作統今從

舊寫本

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劬不覺其短皆是類

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是故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

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

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  
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  
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  
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藏本作流橫今從舊寫本吾其  
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  
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  
不救非其才之所辦審矣法當仰隋商洛俯泛五湖  
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  
群獨往則當掩景淵洿韜鱗括囊而乃自西徂東席  
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  
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

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人不能揮毫屬筆祖述六藝行  
自街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  
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冰泮草靡未有異  
庸人也無故沈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  
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筴弊匪遑啓處遂使聲譽翕  
熠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輶車盈  
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  
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爲祕丘之  
俊民而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闇  
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  
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益其幸耳以此爲憂世念

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斥鷃之逐鴻鵠焦

冥之方雲鵬譏譏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

俗之才無固

藏本作用從舊寫本改

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

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

退心希榮利未得

舊寫本空白一字

玄圖之棲禽九淵之

潛靈也自銜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恻

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

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竝日月原始見終且

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

爲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旣沒故其

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

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爲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抱朴子曰曷爲其

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生藏本作主從舊寫本改褒過耳故太傅諸葛藏本有公字從舊寫本刪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準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開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沈士人不齒

藏本

本作折舊寫本空白一字

其名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爲

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間闕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世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

冀乎而林宗旣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遁  
逃不仕者藏本作也舊寫本作者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  
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  
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  
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  
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  
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  
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彈禍

抱朴子曰漢末有禍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群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嶽降神異人竝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脩爲小兒苟或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食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輦顙悽

愴哀歎忼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眄  
歷視稠衆而荅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  
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死之  
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恥  
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竝搖鼙擊鼓聞  
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荆  
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  
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與共藏本作共其無與距  
字今從舊寫本  
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  
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持藏本作柱今  
從舊寫本改刀兒視之者此  
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卽摧壞投地表

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乎惜之也衡

藏本

無衡字從舊寫本補

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

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比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卽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

其名耳我一覽尙記之卽爲暗書之末有一字石缺  
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  
省可

下缺數行

雖藏本作難今從舊寫本

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

高游鳳林不能幽翳蒿萊然修己駁刺迷而不覺故  
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齋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  
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嚙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  
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荷之足爲  
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  
無如何朽木鉛鋌班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  
荆楚閒終陷極害此乃衡憤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  
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

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  
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志五

詰鮑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

豈其皇天諄諄言

舊寫本作然

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彊

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群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鷗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軌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生之根

藏本



作伐根之生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  
今從舊寫本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竝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  
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  
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  
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  
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  
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  
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採深淵不漉鳳鸞  
棲息於庭宇龍鱗群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  
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

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厲  
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胷機心不生含舖而熙鼓腹  
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  
嚴刑以爲坑穽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旣衰尊卑  
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紱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  
凌霄構丹綠於焚燎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  
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  
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藏本作崇從舊寫本改日遠背  
朴彌增尙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眞  
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剡銳之器長侵  
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鈇恐不利盾恐不厚若

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  
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舊寫本作辜者脯諸侯殖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  
烙之虐若令斯人竝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  
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君臣  
旣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  
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  
開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  
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沖昧旣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  
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

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  
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  
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群分也由  
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穴竄毛血是茹結草斯  
服人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底體廣  
廈稊梁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蒞物良宰匠  
舊寫本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  
作匡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  
天或結罟以畋漁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  
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  
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

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  
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  
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摘耀於天路皇  
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  
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  
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  
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尙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  
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  
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  
有重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  
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唯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

河圖洛書或麟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  
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  
之徵指發立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  
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  
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  
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闡哉雅論所  
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  
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  
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  
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  
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

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  
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  
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  
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  
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  
而不寒資藏本作者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  
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茅藏本  
作茅今從舊寫本可以生鬬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  
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已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  
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群  
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盱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

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埽  
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  
罪九伐以討大慙猶懼豺狼之當路威彘倫之不敘  
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  
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變莫世乏之而令放之  
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  
禍無主所訴無彊所憑而冀家爲夷齊人皆柳惠何  
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策而御奔馬  
棄施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  
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  
率性藏本作率性從舊寫本改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



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賴多則魚擾鷹衆則  
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  
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  
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  
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  
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  
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斂重以苦役  
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  
於上台鼎輦輿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  
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讒之不虞故嚴城深  
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騎城嚴則役重

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莫不懽然況乎  
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載戢  
干戈載橐弓矢猶以爲泰況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  
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雜囊爲幃濯裘布被妾不  
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爲美談所謂盜跖分財  
取少爲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役  
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  
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  
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  
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  
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柚之空

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人因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讐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橈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

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  
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爲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  
之爲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  
之爲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古  
之爲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古  
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羣生有脫  
文此下乃抱朴子駁難之辭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  
唐虞在上稷離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  
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  
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  
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旣駁之矣後所  
荅余文多不能盡載余稍條其論而牒詰之云

鮑生曰

藏本連屬上文今從舊寫  
本以鮑生提行後放此

人君採難得之寶

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賦無已之求抱朴子詰曰

藏本以抱朴子提行  
今改連上文後放此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

聚奇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爲君也捐  
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  
其不汙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鑠黃白之鑛越海裂  
翡翠之羽網璫瑁於絕域掘丹青於嶠漢亦可知矣  
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  
以周公辨貴賤上下之異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

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厨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慾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

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矣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官理陰陽教爾崇陽字疑衍藏本爾崇作肅宗從舊寫本改奉祖廟祇承大祭供立統之服廣本支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書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

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王帥百僚以藉田后妃  
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  
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  
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  
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  
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  
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斂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  
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  
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舊寫本作罪者衆鮑生  
乃歸咎有君若夫藏本作未若譏采擇之過限制刺農  
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使後官

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  
起則事有失所卽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  
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踈猶漏可都  
無網乎

鮑生曰人之生也衣食已劇況又加之以斂賦賦從舊  
寫本改重之以力役飢寒竝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

賦從舊  
寫本改於是平生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蝨不餒

使人智巧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

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藏本  
作蹶

從舊寫  
本改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

夫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



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爲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邪鮑生乃唯知飢寒竝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竝足而民知榮辱乎

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吳旰食將何爲懼禍及也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安夫戰兢則彝倫敘怠荒則姦宄作豈況無君能無亂乎

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

耀未服

藏本作朱服從舊寫本改

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抱朴子

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  
乃景星摛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  
晷靈禽嚙喙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  
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  
朝野貺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  
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仞之牙則知非  
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  
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澤被無外也夫絕域  
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

何者鮑生謂爲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母之環以爲富也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爲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蜎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

鮑生曰人君恐姦釁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冶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坎備

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而欲  
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  
日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獾曲其  
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  
欲棄甲冑以遏利刃墮城池以止衝鋒藏本遏作進  
止作正今從  
舊寫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  
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  
或曰苟無可欲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荅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  
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峙蚺之鈞吳楚之交兵  
藏本作反兵  
從舊寫本改起乎一株之桑葉饑荒之世人人相食

素手裸跣

下有脫文疑  
缺一二葉

遠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

之探情審罰剖毫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刑劓者  
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鰥在下而四  
嶽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  
或釋版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  
而爲上將伯柳達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  
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於時有君否邪又云田蕪  
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  
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厄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  
賦稅藏本作求從  
舊寫本改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  
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

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爲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犁之巧而闕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

從遠則甫侯以下二百七十字疑當在本篇前半未敢輒移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抱朴子外篇 卷四八

七九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志六

知止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沖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覘韜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緝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觀堅冰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纒舟弭楫於衝風之前瞻九牯而深沈望密蔚而曾逝不託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



不能蠶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者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兔訖舊寫本作死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鑒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觀越種之闇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脫亢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寶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輟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訐於兼會或倡高筭而受晁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踟高踏厚猶不免焉公旦之

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重胄乎無辜樂  
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  
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  
已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爲臣不易豈將一塗要  
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  
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  
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期藏本作斯  
從舊寫榮將速身禍救誹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  
本改哉夫贈繳紛紜則鴛鴦離徊闢坑穽充蹊則麟虞斂跡  
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爲謀  
者猶宜使忠況自爲策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

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  
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革誠  
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忘退斯之以舊寫本乎夫  
筴奔而不止者勢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沈溺  
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  
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  
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  
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  
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  
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衰不  
於群狐之中古人佯狂爲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

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  
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蹙以吞醢由乎迹之有  
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身如居陰動無遺蹤  
可尋靜與無爲爲一豈有斯患乎又況乎揭日月以  
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  
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爲此永慨非一士也吾  
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爲秋  
瘁之端日中則吳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  
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積壞惟憂矣近取諸  
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況乎其高概  
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

乎蚊蚋墮山適足翱翔兕虎之墜碎而爲螫此言大  
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干紀  
不慮讐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如響吐剛  
茹柔委曲繩墨則忠

舊寫本空白一字

喪敗居此地者不

亦勞乎是以身名竝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  
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兼舒於華第  
豔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  
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之曲足躡淥水七槃之節和  
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醺醪不撤仰登綺閣俯  
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灑潯朱  
羽頡頏飛繳墮雲鴻沈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

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  
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囂戈甲璀璨得意託於後乘嘉  
旨盈乎屬車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譽滿  
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蔑古人謂  
伊呂管晏不足算也豈覺崇替之相爲首尾哀樂之  
相爲朝暮冝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  
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敘兆民非我  
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爲憂滿而不以溢爲慮者所不  
論也

###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

有憾乎

抱朴子荅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己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沈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沈間淳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珎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滓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爲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爲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兔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

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俟發春而表豔  
棲鴻待衝飈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庸叔  
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苴賴平仲以超踔淮陰  
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  
元直起龍縈之孔明公瑾貢虎臥之興霸故能美名  
垂於帝籍弘勳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  
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已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  
浹而附已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  
而多黨者不必逸群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  
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遺所念之近情或識藏本作適  
從舊寫本  
改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



疏數爲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  
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渺  
哉免乎斯累也又況於胷中率藏本作卒從舊寫本改有憎獨  
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群  
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  
朝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  
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  
世勲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泥濘濟物之才  
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  
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  
恥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

辱於自然者豈懷悵悶於知希興永歎於川逝乎疑  
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  
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伯

意林作伯

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

窮覽六略旁綜河洛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

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墨

藏本作道從意

林改爲城池以機神爲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

舊寫本作衝壁

文士寓目而格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覺守

一之無咎意得則齊荃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  
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

穎而如訥韜修翰於彤管含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  
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  
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  
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伯先生荅曰吾特收遠名於  
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  
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  
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  
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也金之剛也  
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  
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  
䟽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

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終無樞  
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  
以費言論廣修堅白無用之說誦藏本作訟從諸子  
舊寫本改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  
邪學或與闇見者較屑吻之勝負爲不識者吐清商  
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奏雅樂於  
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氣乏椎杭  
抵掌斤斧缺壞而槃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  
致令恚容表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閒旣玷  
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  
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志七

自敘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洪曩祖爲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琅邪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爲文

藏本作文爲從舊寫本乙轉

訟功而官以文私

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  
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  
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  
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卽第爲驃騎營  
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  
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  
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  
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  
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  
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  
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之

藏本作史從  
舊寫本改

才仕吳

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  
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  
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爲士  
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  
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  
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  
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  
總統征軍戍遏疆場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若  
九有同賓藏本作實從舊寫本改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  
太中大夫歷位大中正肥鄉令藏本無正字肥作縣肱從舊寫本補改縣  
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



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  
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  
官發詔見用爲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  
善彈枉軍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  
三子也生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  
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  
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  
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  
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  
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  
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

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  
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  
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旣  
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  
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  
之師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  
及算術九宮三基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  
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  
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  
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  
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

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

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欲

藏本作故從舊寫本改

詣京

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自

藏本作具從舊寫本改

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殞但念損之又損爲乎無

爲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

之爲人也

有脫文

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

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縑縷而或不恥焉俗之

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促身

本作身促從意林

轉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

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

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

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  
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  
居守靜華門而無趨從之所藏本作趨所之從至於  
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  
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  
頓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  
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恕藏本作怒從舊寫本改其乏  
役也不曉謁有脫文以故初不修見官長至於弔大喪  
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健恒  
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  
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

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

多慕豫親之好推閭室

藏本作至從舊寫本改

之密洪以爲知

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疔

舊寫本作離

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

詳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

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

洪爲傲物輕俗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

不聞

藏本置作之舊寫本作毀今從盧本

至患近人或恃其所

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

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

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義

藏本作家從舊寫本

改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  
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舊寫本存字空詳而  
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可白疑是衍文與  
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  
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  
不得已藏本無已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  
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  
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  
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見  
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  
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

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爲皎

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舊寫本謂字空

白疑良守善者用舊寫本用字時或齋酒餽候洪雖

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荅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

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僞行

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

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

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有字當誤舊寫本空白罪人之

賂或當作枉有理之家或爲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

人疑作或挾使民丁以妨本作妨以從下文乙轉公役或強收

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

地劫孤弱之業惚惘官府之間以窺掊剋之益內以  
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  
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  
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以逮藏本  
以從舊寫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  
本乙轉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  
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舊寫本之好惡或爲  
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  
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  
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  
如其清高閑舊寫本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閭



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  
不能明辯藏否使阜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  
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  
奪或失準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  
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爲戒遂不復言及士  
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爲輕乎當作  
平舊寫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荅曰我身在我者也  
本作評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  
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況非我安  
可爲取而而字從舊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  
寫本補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

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  
 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  
 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  
 乎我者遽是乎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  
 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嘯  
 嘯管見舊寫本燭之明而輕評人藏本作人評從  
 物是皆賣賣字疑舊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  
 作亂六州之地柯振葉藏本作鎮業靡違正黨逆義  
 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旣桑梓恐虜  
 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  
 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

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  
擔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捫得衆者洪  
卽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  
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  
驚亂死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張無所損  
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  
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  
給布百匹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  
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  
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  
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

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  
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  
會有故人譙國嵇君道本作居道從意林及晉書改下放此見用爲廣  
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  
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君道於後遇害遂  
停廣州頻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  
得而不可頓合其閒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  
譬如寄客旣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  
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  
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  
篤嬾而才至短以篤嬾而御短才雖翦肩屈膝趨走

風塵猶必不辨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  
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  
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非藏本作不從舊寫本改絕棄世  
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  
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勢之域藏本作貴世之城從  
舊寫本改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  
出而見造之實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  
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  
欲以違遠謹誨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  
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  
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

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於代本脫於代二字從意林補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便呼藏本作手便從舊寫本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爾藏本作示從舊寫本改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嬾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

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僊傳十卷

又撰高尚

藏本作上今從舊寫本

不仕者爲隱逸傳十卷又抄

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

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

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

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論

藏本作典目從舊寫本改

自敘末

藏本作未從舊寫本改

及彈某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

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

焉洪體鈍性驚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

有脫句

又擲瓦

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曾鬪雞驚走狗馬見人博戲

了不目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

至今不知基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  
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  
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  
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  
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  
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  
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  
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多召悔吝不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  
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  
恨之憂鬪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



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  
不喜而不爲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  
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射旣在六藝又可以禦  
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  
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  
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祕法其巧  
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  
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  
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過藏本  
脫過字從舊寫本補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  
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表法真子龍之傳

嘗廢書前席慕其爲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  
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  
不就薦名琅邪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  
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  
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  
滯賞竝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  
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謂藏本作詔從舊寫本改討賊以  
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  
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  
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醜虜未夷天下多  
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

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  
焉洪既著自敘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  
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  
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穆藏本作  
校從舊  
改寫本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瞽昆吾何憾芬芳之不  
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荅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  
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  
改旬而凋墜雖飛颺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  
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烟藏本作烟從  
舊寫本改黃髮如激箭之  
過隙况或未萌藏本作明從  
舊寫本改而殞籜逆秋而零瘁者  
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

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勲  
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鑠於淵壤美談  
飄緇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沈抑  
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  
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  
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  
國下無以顯親垂名美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  
故因著述之餘而爲自敘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  
將來之有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